157
17
21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經書類
函 一三
架 三一〇
號 三二
冊 一七

近藤元粹校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

九九三十

哀公　起元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十三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楚子陳侯隨侯
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
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
六年、鄭滅許、以許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
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鼠食郊
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
所食、所食非一處、

僖廿年楚人伐陳、
自來不復見經定
六年鄭滅許以許
天示變以警之而改
卜牛是違天也雖改
卜牛猶非郊時況公
斬然在喪經之中輒
高閒曰魯不當郊故
男斯歸殺之世族
元公成悼公孫
牛猶非郊時況公
祀啓蟄而郊過則

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書今以四月始郊、巳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

劉炫曰、夫屯晝夜九日、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惠棟曰、功命日謂之素、宣十一令尹蒍艾獵城沂、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是也、又曰、辨讀曰班、徐廣史記注曰、辨音班、漢書王莽傳辨社諸侯、義作班、襄廿五年傳、男女以班、刘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士虞禮曰、明日以其班祔、鄭康成云、古文班或爲辨、是辨爲古文班、

栽者豎木以約板也、慮有外救表裏受敵、故去城一里、周壘圍之、置兵其內、攻之文防外救、年也、足利本枝作版、而作市、按襄廿五年傳曰、男女以班、疏引此云、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傳又曰、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疏云、別以男女、因繫以擬爲鄭之僕隷、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傳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裁設板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栽才代反、又音再、築牆長版、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廣古曠反、高如字、又古報反、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屯徒門反、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辨扶免反、纍力維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

也、古賀侗菴曰、服虔云、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割地以賂楚也、此解勝杜、諸儒從之、是也、但以江國與汝水對、甚爲不類、故求正義之說、如改江國爲江水、則尤安、賈逵曰、夫椒越地、案此說得之、惠棟馬宗璉補注俱冝參看、公羊傳、若死于位曰滅、服虔曰、少康、后緡遺腹子、

按大夫種、姓文字、會楚之郢人、出高誘呂覽註、泰誓、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按竹書紀年、大康仲康二帝、即位居斟鄩、后相九年居斟鄩、廿六年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廿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俞氏云、國滅而復興者多矣、特提少康者、以其爲句踐之祖、

○夫音扶、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楯食允反、又音允、會古外反、使大夫種、種音腫、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嚭普鄙反、員音云、去起呂反、過古禾反、澆五吊反、一五報反、灌古亂反、鄩音尋、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浞仕捉反、相息亮反、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娠音震、又音身、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惎音忌、澆使椒求

魏禧曰、除其害、除虞思之害也、當日必有所指、 正義、舜既禪禹、禹封舜後爲諸侯、雖取虞爲國名、未必封於河東虞地、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虞國、 惠棟曰、司馬彪郡國志曰、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 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脩夏之故官憲典、 安井息軒曰、績、業也、見於大雅維禹之績毛傳、或云、績當爲蹟、未是、 朱彬曰、配天、謂受天命爲天子也、故曰不失舊物、 陸粲曰、不失舊物、謂能復

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計方十里、有九百夫之田、一百夫授不易之地、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得爲五百夫、按、撫如撫五辰之撫、杜註撫脩夏之官職、 朱云、不失禹之天下也、即復舊業也、

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妻七計反 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鬲音革 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女如字、又音汝 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杼直呂反、豷許器反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過戈並古禾反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

增註　校本

故業也、 侗菴曰、物、如字、不必解爲事、再興夏業、典章文物、無改於舊、如唐平朱泚之亂、返舊京、而于公異作檄云、鐘簴不移、廟貌如故者、晉代又有以青氈爲吾家舊物者、亦爲的證、 齊召南曰、伍員所以引夏少康之事者、以越爲少康之後也、會稽之甲楯五千、大於一成一旅多矣、 中井履軒曰、難乎聲、謂難免禍也、悔恨結於心腹、不可消止、一說、謂其成言難食、已語辭、食義見僖十五年、 侗菴曰、能親務施、總論其爲人、下又細評隱之言、務施者或不辨賢愚而槩施之、句踐則能因其人之賢否、而判施之重輕、能親者或流於兼愛、不別其勞逸、句踐則能厚賞勞者、使益知

吳語云、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按、天與不取、見史張耳傳、 越語云、令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免者以告、與之醫、饋之餼

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爲吳難、○難乃旦反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施始豉反、下同 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伯如字、又音霸 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勸勵注未免漫然、
陸粲曰、不可食已食吳泣葬埋如其子義見僖十五年已語也、賜子遊者必餌餌息軒曰、言許成歃之也、非身所種之言已出、不復可吞、夫人所織、不用、十食、履軒曰、日可俟年不收于國、也、曰日益甚之意存、按圖五鹿者、圖此以救彼也、參、
惠棟曰、此與絳侯右袒意同、懷公意欲從吳、故使與楚者右、息軒曰、陳侯南面、楚在右、吳在左、故以左右分吳楚耳、惠說鑿、侗菴曰、陳人不知所與、故從田當而左右、然其左右猶隨用公命、逢滑當公而進、斯見其於吳楚無偏袒論必以至當而不背與衆言、當以從晉辭謝吳人也、有是有是成敗也、俞云、陳亦滅而復封者、故云、
同、馮李驊曰、逢滑以晉爲主也、

侗菴曰、孟子文王視民如傷、集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是傷從傷害之義、杜益與集注同、言恐未據注、幷上晚草字、安、如傷、特形容仁人、足利本後人記云、惻隱之態、言其如不異本幷上有草字、勝哀傷然、語意與孟子國君膺賢如不得、儁廿五、大其或者、已、礼記孝子如執玉、欲使衛討邪、宣、如奉盈、洞洞屬屬如十二年、今大或者、不勝如將失之同、存、大警晉也、何日、參、又曰、正訓、或解無幾日也、晉語人爲嚴正訓誡、或解爲之化也、何日之有、過訓誡楚、二說皆通、但召之不從也、經書晉衛伐晉、傳、而後說長、
言四國伐晉、故杜解之、

嫌夷秋不與華、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同、故復發傳、
邯鄲、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范、音凡、吳之入、五鹿、晉邑、○鄲音寒、鄲音丹、
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
從黨、都邑之人、無田、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右、左也、曰、臣聞國之興也、
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
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
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動、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
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草之生於廣野、莽然故曰、草莽、○艾、魚廢反、暴、步卜反、而未見德焉、天
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
之有、言、今王、
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
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
以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
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大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
帥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

履軒曰壇者堂之基葦注詞詞于夫差砌也不崇者壇異也也甚謂政德過於非曾不起壇　王引文也之曰周語晉無形鏤韋注形丹也鏤刻金與下同其好惡不飾也賈子禮容語篇別二爲美味也按作蟲鏤楚語不聞其二貳膳之貳重也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爲美韋注形謂丹楹鏤謂刻楹其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蝕之借字說文蝕亦色也從虫蜀聲蜀聲通作蟲又通作形故左傳國語作形鏤賈子吳越春秋作蟲鏤陸粲云以其半分軍士以形爲彫之譌惠棟而後自食其餘若以形爲古彫字皆未審酈注流存參考蟲鏤之文也　履軒曰不觀謂不爲觀美　侗菴曰在軍將補正曠空也言不後後於衆也服虔哨孰食必盡須宁軍爲徒死知上必有士而後敢食非謂分以恤之附注此次賜玉常食服虔云以直言其所次止處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以周禮無飧漢有掖食其餘若曾酈注流庭士飧益周末婦也此解拘陋疏駁之官名次鄭曰陂停固當然杜以分爲過水曰池其意則是而失字義　履軒曰所嘗謂凡所飲食者非特珍異林註用之戰爭日卒粲謂主之親隨新不已案曠空也校本引補正是陸粲曰易讀如易晉易泰之易言林註三家專兵摧壓易之也存參　增矣　島蘭圃曰次謂凡有所次止宿謂宿所次止不必拘一宿爲宿林註自是內外盟再宿爲次　息軒曰皆不書不足書也夫有所指之詞此謂靈公卒孫輒立夫差正義案十四

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宮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重平聲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觀古亂反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貴選取堅厚不尚細靡○貴芳味反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共音恭其所嘗者卒乘與分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曠音皮吾先大夫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曠音皮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有妃嬙御焉妃嬙貴者嬙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十二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年越滅吳起本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潮火貌反又音郭沂魚依反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人以賂盟也句繹邾地取邑盟于句繹以要之○句音鉤夏四月丙

子衛侯元卒、定四年盟皐鼬、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氏子孫、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而葬緩、十有二月、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女音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命私事、必不從、適爲辱、○祇音支、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大夫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絻、喪服、○絻音問、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欲爲衛人逆之故、衰絰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

年、小邾以句繹來奔、此云邾地、蓋國竟相近、所屬無常、若晉魯爭鄆之等、王樵曰、皆言帥師、其子者、告以其宜爲衆敵也、戰而書及、以君故也、林註干戚、主及客也、鄭寔叛人、內弗受也、輒拒父、趙鞅以亂禦亂、故春也、後十二年而蒯聵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穫、息軒曰、鄆賢者大人將立之而鄆辭之、當同者衆揖之、旁三揖、特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特一揖、

服虔曰、鄆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汚辱社稷、

增註　校本

虔曰衰経為若從衛補正設旆於軍盛
來迎大子也較杜注為軍容與罕駟兵
為明　匯案曰襄十車在前者相對彼
八年晉人伐齊斥山自後望之不知虚
澤之險旆而疏陳之實故懼一說唯以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旆先行其實無車
以旆先今以兵車之也罕駟自後而從
旆亦此意蓋設旆於之吾軍猶有車以
車盛為軍容與罕駟為晉軍多故懼林
兵車在前者相對結註貌外貌也穆云
陳罕駟自後至見之貌車多之貌撥陸
必懼其衆也杜解未氏以與罕駟兵車
暢　倜菴曰語氣與五字為行得之
宣二年宋華元帥師詩曰大雅緜篇毛
及鄭公子歸生帥師云契開也鄭云灼
戰于大棘句相類言也　林註詢諮詢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于衆也馮氏云謀
兵車對而先陳也兵已合但以故兆相
車之旆所以指麾三咨詢可也得之傳
軍應在中軍以兵車氏云此卜非衛大

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
駟弘○般音班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
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陳直覲反罕駟自後隨而從
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虚實見車多必
懼於是乎會之戰會合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
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
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
故兆始納衛大子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
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艾五蓋廢反滅或作戕音殘詬呼豆反又音苟
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
免去廝役○廝又作斯音同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將衆者曰役志父無罪
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己事濟君當圖其賞○志父趙鞅入晉陽
以畔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若其有罪絞縊以戮
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
重大夫一重○屬音燭次大棺也辟步歷反親身棺也禮大夫無辟素車樸馬

增註　校本

少故盡出中軍兵車子事也大子特為
在前以奪敵氣也右耳此必鞅始欲
馮李驊曰謀既合但逐范中行而上得
以故兆相咨詢可也吉兆也杜偶失考
舊在兆字絶便都不經謂經紀營理之
成句法　傳遜曰此方千里者為方百
鞅與范中行氏戰非里者百則縣方百
衛大子事也大子特里出車百乘也昭
為右耳此必鞅始欲五年傳云晉有四
逐范中行而上得吉十縣遺守四十乘
兆也注納衛大子卜是縣有百乘與作
得吉兆謬甚　息軒維合也縣有四郡
曰天命之謂性率性郡方五十里蓋周
之謂道五倫三綱本禮無郡故杜引周
出於天之明道故稱書解之也　厮析
天明也　蘭園曰杜薪者　庶人指四
以在此行也屬上文寸今三寸示罰之
云在此一舉考文意重也桐木易壞亦
當屬下文為是　履為罰墨子尚儉有
軒曰當時縣大郡小桐棺三寸辟椑也

然其廣狹今不可考王棺四重水兕革
旦縣有成縣之名則棺一椑棺一梓棺
其小者亦有之也作二也椑棺辟也梓
雖篇不可據若據此棺二屬與大棺也
縣方百里郡方五十君屬與辟為一大
里差晉國雖大而輴棺為一故再重也
以五十里百里為一大夫無辟有之者
戰之賞豈可乎哉
武億曰舊讀以遂字屬抑飾車也撲馬
絕句愚謂庶人工商髽馬不翦落也戰
遂人臣為讀庶人工商皆無祿位克敵功
多故遂列于人臣義綏者挽以上車之
為得之若以人臣屬案也附注樸馬四
下句隸圉免可也人
臣何所逃而免此卹
縛也丘隕又辭也
乎訓矣履軒曰志檀子飯於牖下是
父疑鞅之字益有所
避以字行耳服虔以為鞅改名志父然
下文荀瞞請詩詞仍称鞅則服說亦不可
從從外稱之曰鞅自稱曰志父十七年
傳當參看侗菴曰無罪勝敵也勝敵
則君當知其無罪而心善之非欲得其
賞賜但下文注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
能克敵則杜亦以君心善之為賞正義
有說欠明白履軒曰綏亦縊也非指
物陸粲曰注言麋束縛也當音若隕
反字書或作臠麋其亂從已見昭五年
丘隕反者群也昭五
年傳求諸侯而麋至士衆絕筋也下同
是已非束縛之義
息軒曰從順也君令敢私請以求生也
臣共天下之大順也一說但請無兵傷
今鄭尤君而助叛臣而死生之命不敢
是亂大順也元粹案請歸之神也大命
陸粲云亂從與昭五外傳作死
年使亂大從義同一說鄭敗則范中
從安并說存參陸
粲曰絕筋折骨皆觔已故喜也
賸自謂非為士衆也

以載柩○㊥普卜反　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　甲戌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大子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歸
為右鄭王良也　登鐵上鐵丘名　望見鄭師衆大子
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歸
人也言其性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
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
得壽終○㊥去聲　羣子勉之免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
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　羅無勇麋之麋束縛也○㊥麋
丘隕反　吏詰之御對曰疾作而伏疾瘧疾也○㊥詩音乞　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
占反　繼業守文故曰文王皇大也○　如字一丁報反　烈祖康叔烈顯也　文祖襄公
周文王　祖蒯聵裏公之孫　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
君助臣為從於　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　不能治亂使鞅討
之鞅簡子家臣名　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戕右持矛　敢告
無絕筋勝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
羞集成也　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
以祈禱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中肩丁仲反　獲
其纛旗獲旗名○㊥音蜂　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
温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北獲羅雖北猶獲羅　大子復伐之鄭
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

哀二年

大命、不敢請、國語作死不敢請、韋昭注云、言不敢請者、歸之神也、　息軒曰、蒯聵念死而禱、先上三者、者少壯之人所重、在彼也、正義以三者爲爲士卒禱、大謬、　又曰、雖見縛在車上、救鄭人獲之、
傅遜曰、趙孟喜曰可矣、杜以爲喜大子前怯而後勇、謬、使果喜大子、當於其上、逐鄭師時下、傳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蓋於太子、勇不相接、
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粮盡必將亡、故喜而傳傻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履軒曰、止而與之田、別與之田也、非謂所稅之田、上文所謂得者、得尨也、不謂取田、息軒曰、止、止之晉國也、則所與之田、亦在晉國、尨所稅之田在周地、且范氏未亡、安得與之哉、

捘與田、使仕也

嘔、外傳作絡、注、面汙血曰絡血、

大子前佉、今更勇。○〔復〕扶又反　傳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傳傻、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傻〕音叟〔知〕音智〔艾〕魚廢反、又五蓋反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姚般、子姚子般、〔殿〕丁見反〔射〕食亦反　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弢〕吐刀反　鼓音不衰、今

增註

履軒曰、凡木之可用者謂之材、楨榦之屬、皆材也、不必橫木、且靷約馬胷而引車乘材、以試重載也、必軸者、外傳靷作鞁、非細小、　侗菴曰、此注能止馬徐行、故卽欒樂兼槐木而覆不絕、兼轡也、　疏之意、戰罷之後、偶然材、謂橫地細小之乘道上斷木而兩靷木也、兼小木而靷皆絕、以明從前之和、絕、亦其將絕之驗此仍郵良之言、材未也、　按出物有漸、見其必爲小木、杜注曰、䄬、　補注唐石未確、林云、乃駕馬而經、洩作舌、載細小之橫木、使簡按、自墓地而遷于子觀之、兩靷同時皆州來也、一說、遷墓、絕以明已使不絕之改葬也、秋先遷其功、離題云、乘材以試墓於州來、至冬人重載、恐不然、　元粹乃遷也、案、侗菴是也、但以駕數衆曰、此衛事也、而二句爲郵良之言、其先國夏何也、子則不可從、　又案、遷圍父也、襄元年經

校本

日、我上也、功爲上、　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靷〕以刄反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洩〕息列反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爲。　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　冬、蔡遷于州來、

經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衞、非叛人。○〔曼〕音萬　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　季孫斯、

墓改棄也、校本引一說可從、據注遷字重複句、亦艱澀難讀、 履軒曰、注知不義推齊爲兵首、是後人之臆度、當時豈有是議論、 息軒曰、衛叛晉、與魯鄭事齊、而齊又助范氏趙鞅、乃其深讎、今鞅納蒯聵於戚、欲以取衛、是爲齊增一敵國也、故國夏師圍之、雖似助衛、其實自爲、石曼姑則不得已而應之耳、故經以齊爲兵首、詳考前後傳、其義甚明、戚不稱衛、大都以名通、 方邑曰、御書、蓋先王所賜之書、傳所謂典冊是也、故司典者命之曰周人、 陸粲曰、

國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惠公卒、子悼公立、 傳言火、而經書災者、司鐸被人火、火越宮至廟、以火踰宮、故以災言之、 鄭注、庀、錄具之也、在在、防火之處也、林註、具女所職、而有不在、其罪死、使

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庀、匹婢反、女、音汝、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爲駕之易、○校音效、乘去聲、○爲、于僞反、下同、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爲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濟、子細反、又子禮反、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内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悛、七全反、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

增註

庀者、自錄之意、周禮大胥、比樂官、鄭大夫讀比爲庀、云錄具之也、 息軒曰、言火熄、使女具呈御書、失之不在罪死、 履軒曰、濟亦濡也、攸所也、謂以濡物從火氣所鬱處也、 惠棟曰、介疋曰、鬱氣也、攸所也、火氣出之所也、襄九年傳云、奔火所、杜注不分明、 蘭園曰、助所不給、梁云、前之人有所不及、則在後者助之、欲其盡心於救也、又按、敬叔言死、景伯言無赦、皆以嚴爲令、 息軒曰、御侍也、 侗菴曰、則止、則已也、言人命車傷人則已矣、無可如何、財失可復

校本

待討求之命、命時不供、國有常刑、大宰云、命宰人、此命字管校人巾車、或百官等、 攸音由、 丑其外、見其處、而念及其書、爲盡倉卒情事、 周禮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

致、不可以惜財故致、邾國都鄙、乃縣治
猶人、此重大賤財之象之法于象魏、浹
意、息軒曰、雉門有日觀之、弃汁於
兩觀、其間曰闕、言低地、而欲拾之、終不
如闕也、縣象于闕、故可得也、魏世家欲
又名闕為象魏、魏魏、啜汁者衆、汁瀋也、
通、言魏然而高、蘭在北土、吁汁為瀋、蓋
雉門外之東、今南災、審汁同声、
故季桓子御公立于市、或作巿、
象魏之外也、此時周桓之於哀八世祖
室既衰、不復布治象也、僖六世祖也、李
于邾國魯亦縣而不氏出桓公又為僖
叔故云奔、藏象魏文公所立、故不毀也、
云舊章不可亡也、注劉文公以定四年
未盡、陸粲曰、天災卒為禹大夫、謂當
何常之有、雖孔子之昭公之世也
聖、烏從知其為桓僖、時有殉葬、故言無
以為親盡不毀而當毀或云是厲其志
得謚者、則前此武宮之立、其為失禮
尤甚而災不及何與、蓋當時里巷細人
所傳訛而左氏信之、履軒曰、莨弢事
刘文公事者、謂親善奉之、不必屬大夫、
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可併按、

魏禧曰、或殺之、必是
康子僞讓而殺之也、
然亦有其人不知謀
耳、
而其黨為之者、不可
以一例論、蘭園曰、正常既告公以桓
子之遺命、而又長康子之害己、故遂弃
衛康子果為欲避位
而窃使人殺兒則正
常益長不友公之召
云或字処一字尽
正常、蓋以其無罪而
之矣、
弃也、服虔云、當欲問
召之者、蓋問不立
不立康子之意、故正
康子之意、
常畏康子不友誤也、
荀寅從内伐其北
陸規之詢是、魏禧
郭之郛也、郭外曰
曰、所屬之男既死正
郛、一説從内伐南、

按留臣正常自謀
耳、

增註
校本

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
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
也、槐、富父終甥之後、瀋汁也、言不
備而責辦、不可得、○瀋尺審反、於是乎出
表之橐、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
籥、○王起呂反、籥子賜反、道還公
宮、開除道、周一帀、公宮、使火無
相連、○還又作環、戸闗反、孔子在陳、聞火
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
不毀、宜為大所災、劉氏范氏世
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長弘事劉文公、為之屬
大夫、六月癸卯、
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
之禍、桓子之寵臣、欲使以終、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
無死、正常、後事、故勑令勿從己死、南孺子之子、
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
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
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
曰、夫子有遺言、命其閨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
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
大夫、○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
㊀音恭
不反、畏康子也、傳備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
師于其南、范中行
所在、荀寅伐其郛、伐其北
郛、圍之、使其
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己
之徒擊趙氏、圍之、

常義不當反且或康子殺之尤不當反分不能討其仇而仕之可乎注以爲畏康子非也元粹案增島從陸粲是也但以不反爲畏康子與杜同謬矣當得魏說補之 履軒曰荀寅出擊城南之師分其兵還入北門以分敵兵而已潰師而出也注並謬矣 又曰公孫翩雖賤亦非匹士但其事睨易非聚兵作難之比是所以稱盜盜則無君臣之名固無所用弑字 又曰執蠻子非晉侯命固不得不稱人是一蠻酋也已注何以稱諸侯可怪歸如歸于京師之歸是遣送之義矣非還歸之歸

惠棟曰承讀爲懲經傳無文詩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毛傳曰承止也傳言承者謂諸大夫皆欲止之也息軒曰惠說得之但云欲止之則未是蓋諸大夫諫止之而不可故公孫翩逐而射之傳不言不可者言逐而射之則其不可而往可知也 伊藤鳳山曰家人倒語是古文之一法 履軒曰門之守蔡侯死家

誤趙師自北出也 昭公弑子成公朔立 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爲文不得言弑其君 林注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此蔡公孫辰亦同林註不歸天子而歸于楚是京師楚也按此說本公羊 郊特牲云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有屋故災之也 頃公卒隱公虞毋立 承懲音近劉云繼也胡云衍字 諸昭侯已在途翩逐而殺之遂入于凡人之家家人民家 按門之守門也馮氏云攻門曰門守門亦曰門死 字作舌用殺二人 言多不過殺我二人 宋板肝作肝

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惡，烏路反

經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殺，申志反。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審何者誤。蔡公孫辰出奔吳。弑君賊之黨，故書名。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君黨。○姓，音生。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爲，于僞反。城西郛。無傳。魯西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同盟。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是以緩。葬滕頃公。無傳。

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蓋楚言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大夫。○射，食亦反。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以矢自守其門。文之鍇後至，鍇，蔡大夫。○鍇，音楷，又音皆。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併，步頂反。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盱，况于反。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

之門也、息軒曰、公孫辰等三人、皆謙止蔡侯者、
履軒曰、爲一昔之期、今日發命、以明日當起也、不必夜結期、
阮元曰、郡國志引注、縣下有南字、
陸粲曰、陰地之命大夫是晉臣、非楚官也、安得稱尹、注誤爾、
齊召南曰、注不過言蔑以命大夫、監治陰地耳、非從楚之官名爲尹也、尚書立政曰、三亳阪尹、此監尹之說也、孔疏、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謬矣、晉大夫肯從楚官名乎、
阮元曰、郡國志引注、商縣下有東字、
案蠻子之五大夫、

此段四致字、前兩致字、先詐其民以閭蠻、後兩致字、與晉合詐以俘蠻、
林註、一昔一夜也、
補正、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脅晉人、
疏、士蔑是非典邑大夫、蓋陰地諸邑去晉國都遙遠、別爲置監、使總監之也、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按以尹言之、謂晉亦以尹言之也、
按、士蔑以下六十字、只作兩句讀、曲而勁、簡而深、
卜城亦詐也、

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販普版反、又匹姦反、葉始涉反、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繒才陵反、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單音善、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渾戶門反、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販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菟和山、在上雒東也、○菟音徒、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監古銜反、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道以伐晉、○少詩照反、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爲之卜、卜城、○爲于僞反、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

弦施、弦多、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
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穆奔臨、臨、晉邑、○
江反　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
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皆晉地、欒在
北、郤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
墮許規反　任音壬　郤乎洛反　時音止　會鮮
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
也、弦施與鮮虞會之也、
經　五年、春、城毗、無傳、備之也、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杼曰、卒、杼再同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
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
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惡去聲下同
吉射、○惡去聲下同　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
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夫音扶　好不廢過、惡不
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
奔齊、○　好呼報反　去起呂反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
止死、王生授我矣、授、與也、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於柏人、為柏人晉戰死、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
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
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燕於賢反　諸子鬻姒之子茶嬖、諸子、庶公
子也、鬻音育、姒、景公妾、榮、安孺子、○茶音舒、又音徒　諸大夫恐其為

王注齊逆穆歸恐他人据臨地之邊故遂毀之
附見與鮮虞會者國附見弦施疑國夏之誤
夏此舊注或非
息軒曰魯衛鄭皆服於齊而宋尚事晉故伐之傳不釋者屬事景公卒子安孺子比事其義可推也
茶立
案據傳王張二人為賢臣據墨子二人並稱為亡國姦臣可疑左氏採贖且參看
接大學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又曲禮惡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蓋皆古語
侗卷曰王生授我矣愛而知其惡與上我將止死下死知其善蓋皆古語於柏人緊應杜不失一說以柏人授我大吉但解為授我可使我死守也
死之地似更妥益王主謂昭子也僭不生之薦為柏人宰欲信也
使柳朔死守故云然
雕題引宋魯假我名是僭子也謂為證不可從　息軒曰僭差諸子說見襄十九年按此婦官唯齊也
也　履軒曰不成而死夭折不成長也未有之至論冠否　惠棟曰

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問於憂慮則有疾疚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之請○長上聲間音閒又音諫疚又音救樂音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高張寘君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黔巨廉反又音琴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說也蓋葬後而爲此歌哀君羣公子失所○與音預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壅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壅塞也息也○解佳買反壅於隴反許器反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馳一秦違詩商頌故受禍○鮮息淺反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尤父縣北有邾婁城○尤音浪反及高張來奔二子阿君慶長立少又統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叔還會吳于柤無傳○柤莊加反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故書入齊陳乞逆齊陽生入于齊爲陳乞所

服虔曰諸子諸公子謂奴景公妾淳于人所納案諸子內官傳今無憂慮又無疾氏遼據管子辨正杜說亦且謀樂爲氏沿服氏之譌耳淳于云猶言不是愁中人所納未詳所出

案諸子既見襄十九年惠棟曰服虔曰言二三子當國家間暇無憂慮愁疾疹在其間今無疹疾何爲不自謀樂何憂無君乎又曰實置也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

又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衆也憂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顧炎武曰邵氏二不與皆指群公子案王引之以軍下之字憂之下乎字爲衍亦通詳經義畏公子也重言之者哀之甚也

述聞

增註　校本

函龍洲曰故能厚大命而受多福也

馬宗璉曰哀二年伐多福不復具引詩邾所取濟東田即貢文取其意而言之瑕也本邾地故曰邾也上言詩下言頌此頌於魯皇之下更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言命以之始結吳好

又曰入逆辭與諸侯納之曰入別又一例立注非　履軒曰陳乞昭王卒子惠王章負瑕故有繹亦瑕邑皆違故言違詩與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頌汪氏云邾瑕非是　息軒曰魯將如魯濟之頻魯有復伐邾故城瑕以逼召瑕故稱邾以別之馬說是也

弒君是經傳不相符者勿牽合作說乞之泣又與子家懼老子比劫立異類

林註衛侯入衷儀衛嘗喜弒其君劓則喜爲衛侯弒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懼老則亦見焉

昭十三年楚之弒靈王也傳稱朝吳奉棄公召子干子晳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年平王即位更封陳是與盟也按所從謂或高或國其從元粹案盍去諸仍諸之時也何不除諸大夫相語之言諸指大夫彼將害子子高國按本屬下句讀需懦弱持疑也及爲何不除諸大夫謬朝與諸大夫朝也甚又案觿說亦與余彼指高國同息軒曰釋文需一音懦是也元粹案彼指諸大夫按本指高國可謂妄矣

林註二子將召禍矣

左傳　卷二十九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

元年未得志故又反楚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宋向巢帥師伐曹

無傳

弒其君荼

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懼老則喜爲衛侯弒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懼老則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冬

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陳與盟在昭十三年

師于城父

陳國夏受命立荼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欲害之故先爲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去聲後同

言諸大夫

乘

之命偃蹇驕傲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偏我盍去諸

事之下也

需疑也○去起呂反下同

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欲與諸大夫謀

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

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

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

陳乞鮑牧

牧鮑國孫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

高國敗也莊六軷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

增註　校本

案注圍輯釋從翻宋經注本作孫非

甲兵士也

侗菴曰陳鮑先入公宮高國雖知公而已莊街里名詳襄廿八年

道與陳鮑戰而敗也

息軒曰莊齊都里

來奔、圍、晏嬰之子、圍
施不書非卿、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
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是不得
好退是難欲退還
也謂戰退並不如死
也再敗楚師不如死、亦必敗也棄逃謂
戰之不如死也棄盟棄陳之好避吳之
逃難、亦不如死、退之讐一說再敗謂今
不如死也杜云前已戰更敗也杜以退
敗于柏舉今若退還還為敗退還即弃
亦是敗失文意劉炫
云再敗謂今戰更敗
辭本文作辭說文
陸從之是矣、
辭之、
侷巷曰、閉塗發卒斷
道禁商旅往來恐其
嘻傳聞於四方也司
馬貞以為蔽塗謂蹔
塗列女傳作壁軍
壘也或引礼記蔽
壘而陸取之傳駁陸
塗云閉塗蹔丧也
良是然其自為說則
云閉猶隱也即所謂
間道使人不得中道
邀害尤迂僻不通、
正義服虔云諸侯皆記之辭
有大史主周所賜典
籍、故曰周大史一曰、腹心昭王自喻、股
是時往問周大史、
息軒曰傳云使問諸
周大史使人往周問
諸大史甚明服為楚
若面若大史然耳不知使者還告乃言
此以拒之一說是也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
望、履軒曰望謂山
川也不及星辰、
肱喻大臣、
脅喻大臣、
所以能降禍福者、
不過境內之神、

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君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
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
之而後還、使也越、潛師容發也閉塗不通外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
為當王之身雲在楚上唯
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
司馬、禜、禳祭、○禜音詠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眞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
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
越望、諸侯望祀、見
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
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

息軒曰舜受於堯禹受於舜其姓雖殊猶父子相傳然故以陶唐言之

侗菴曰允允執其中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方之允非忠信也茲指夏書五子之歌第二章也彼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方之常道

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常

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

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

知大道故如字又下孟反又曰允出茲在茲

可矣又逸書言信出己則福亦在己八月齊郤意茲來奔高國

可矣已則福亦在己八月齊郤意茲來奔

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

與子乘之使召公子陽生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子餘反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

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

陳僖子使召陽生陳僖子長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上㊟繩證反出

陳僖子使召陽生

處壬六陽生家臣子我欲俱去

處壬六陽生

簡公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陳氏得衆

簡公

戒之遂行戒使無言

戒之遂行

逮夜至於齊國

逮夜至於齊國

龍洲曰鮑牧方醉聞子盍立我乞曰君變不及待醒而往

鮑牧方醉聞子盍立我乞曰君

不立正而立不正

不立正而立不正

又曰問立陽生出於必殺正者吾不立

又曰問立陽生出於

誰命

誰命

馮李驊曰當面說謊說來使走之

馮李驊曰當面說謊說來使走之

絕倒

絕倒

履軒曰齒景公之齒如此奈何肯先君矣頓地者亦是景公所發而立他人

履軒曰齒景公之齒如此奈何肯先君矣頓地者亦是景公所發而立他人

息軒曰皆偕通

息軒曰皆偕通

公羊云初景公與陳乞立荼陽生曰

公羊云初景公與陳乞立荼陽生曰

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

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諸大夫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諸大夫

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子車車之官○㊟差音沾又如字

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

矣元粹案荼引繩而頓挫故折景公所銜頓僵也繩之齒杜注亦然中井錯會之耳
蘭園曰杜云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朱云若已可立而爲君若不以爲以爲君不必怨汝而殺之若已不可立爲君汝亦不必害我如此解似与下意不相接愚謂大夫泛言而暗斥鮑子公子則暗斥荼非悼公自斥也蓋言若我得立不必怨不逆我以殺一大夫若我不得立不必怨不使我主社稷以殺一公子吾子奉義而行之則我又奉義而進否則退悼公忌荼恐傳子唯子是從而無以其復立與否而自乱乱盍使除之
吾子以爲宜則進宜則奉身而退林注或廢或立勿以兵亂乃所願也
或拘或囚文之變也
大夫若我不得立
悼公忌荼恐傳子而廢己欲使除之

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折之舌反，又市列反
悼公稽首曰：悼公陽生 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要一遥反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去鬻姒，鬻姒，荼之母。○去起呂反 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說音悅，句音鉤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舉皆也。○難乃旦反 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殳冒淳，齊邑。殳冒淳，地名。賈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駘他才反，又徒來反。殳音殊

增註

謂亡一大夫亡一公子如此說於下文爲順然未的知其必然豈君以群臣爲皆否又曰君二謂不可疑乎疑其復立殺荼下文明明可見荼也朱云是時陳氏專擅國政如二君故云誤矣顧炎武曰悼公忌荼恐諸大夫復立荼而廢己欲使除之故傳子以爲疑已侗菴曰困又有憂言既有此困又別有憂極難下手所以必待長君也林雲銘曰若非爲國荼既立無當廢之罪君安得而殺之不當以此疑臣也履軒曰必於殺不必於遷駘遷駘托辞已注拘野幕謂野次也

校本

始事謂陽生入齊之始

經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

侵衛夏公會吳于鄫鄫今琅邪鄫縣○瑗于眷反鄫才陵反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來內之辭宋人圍曹冬鄫駘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之命侵衛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也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子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子之大數也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爲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放棄凶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大於道路○長丁丈反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

陳缶曰交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李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爲晉討鄭乎左氏非

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陸粲曰上物亦通言之如冕與旂俱十二旒玉路樊纓十二就之類皆是不專謂牢而牢亦在其中矣

侗菴曰棄疾於我以我邾爲棄疾之地指來伐我也猶云流毒或云棄疾猶言洩于天下貽禍于後世毒杜注未明確十二年疾國君謂魯公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必棄疾於人與此同蘭園曰注蓋言君長大於道路其義未詳或云國君指吳王言吳王到魯道路修長而大夫不出門豈禮乎是也

增註校平

云哉、亦未詳然否。息軒曰、仲雍未必親沒水捕魚、斷髮文身、不過效其俗、故傳云贏以爲飾、杜云以辟災害、非、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以示不可用、鄭康成以爲大伯三讓之一、蓋季歷既立、大伯復蓄髮、故端委以治周禮、傳與史記始不相悖也。蘭園曰、言失二德者危矣、城不能保、而民無所保也、林注危屬下句、謂設有傾危、其將何保焉、文意不必然。履軒曰、二三子以爲何如、孟孫周訪於諸大夫也、非怪不言、稱贊也、夏禮無徵、且不必穿鑿、杜乃據周禮作解、何哉。侗

端委、玄端之衣、委貌之冠、吳越人嘗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淮南子注、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蓋刻其肌膚、以丹青涅之也。

朱云、民恃城以爲

玉帛泛安

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共音恭、斷丁管反、贏力果反。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惡音烏。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數所主反。知必危、何故不言、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俊直不同、故罷饗○樂音岳、一音洛。秋伐邾、及范門、范門邾郛門也。猶聞鐘聲、邾不御寇。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以近○聞音問、又如字。吳

增註

菴曰、傳文問荅次序章章、杜何以錯解至此、惡賢而逆之、博採聽善言之辭、孟孫言安有知其賢而拂逆不用者、苟有賢臣陳善謀、決無拒而不從之理、但賢之指諸大夫、不專目景伯、孟孫猶知參稽衆論、所見較勝於季孫、諸大夫同辭而對曰、禹時萬國、僅存數十、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故也、景伯知伐邾必危、不得不言、雖許貴臣所不顧慮、魯德無以勝邾、而恃衆凌虐之可乎、諸大夫雖不知景伯之賢、所見自與之合、季孟一意欲伐邾、景伯及諸大夫不欲伐邾、其論永

校本

按塗山有四、傳氏辨之詳矣。按以己通、魯德以下、亦大夫之言、傳於異人之言、更應加曰、今無曰者、作傳略之、論語之文、此類多矣、故魯上無曰。按樂音洛、廿五年傳云、飲酒不樂。

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爲擊柝、以甚也。

炭不合、故不樂而出、杜中斷諸大夫言、為孟孫語、獨推奬孟孫、綫急之直、而槩亦季孫諸大夫為後語、脉決裂、種種刺謬、使人駭怪、

又曰、明年、吳為邾伐魯、孟孫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則伐邾為孟孫黨於季氏、明甚矣、

息軒曰、六年城邾瑕、即此負瑕也、故有繹、舊有繹民也、邾衆保于繹、故囚邾子於負瑕、以示繹不足恃也、

林註、何及於我之緩急、

成子知邾必亡、故先以其邑叛、蓋叛謂不同意于邾子也、書掠宵掠、夏盟秋背、景伯所謂不仁不信也、

一說邾衆保繹、今掠其衆而帰、故負瑕有繹、猶楚有夏州也、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茅、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掠音亮）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乘去聲、下同）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馮音憑）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辟匹亦反）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鄫衍、即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諡）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

息軒曰、不書鄫盟、諱之也、夏盟於鄫、而秋伐邾、不信甚矣、傳詳載茅夷鴻之言、亦釋經所以不書鄫盟也、注非、

字鼎曰、貳、副也、魯八百乘、吳君副車之數、邾六百乘、私屬之數、亦言吳強大也、魯賦於吳八百乘、邾賦於吳六百乘、見哀十三年、

以我私屬附於敵國、於吳何益、

履軒曰、貳仍是副貳之貳、魯之承事、輔相、不如邾之私屬親密也、以見邾雖小不可弗恤也、元粹案中井是也、

息軒曰、貳副也、賦謂兵車、魯不純於吳、僅如副乙、於正非私屬之比也、存參、

又曰、園牆內曰宮、論語曰、譬之宮牆、社亦有園牆、故名其中曰

言求曰公孫彊者、于曹也、林本等求

社宮、言立於社之圍
牆中也。鄭衆云、社亦本
有室屋者、社焉得有
室屋哉。

之曹句絕、今從張
本。
弋、繳射也。說文云、
繳、生絲也。謂用生
絲爲繩、繫矢以射
鳥也。

趙汸曰、傳見曹亦有
司城、司城非宋官、然
則孟子言孔子主司
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亦陳之司城耳。當時
列國官制沿革、今不
可考。

築、宋築之也。

息軒曰、實滅曹而書
入、未滅宋罪也。末滅
宋罪、所以深罪曹也。
七年傳詳載曹伯之
事、預釋此經書入也。

傳說宋纂慶、不書
滅者、曹存其祀、而
不以滅告也。宋之
入曹、或亦當然。蓋
子時猶存。曹亦爲
曹君之弟、則戰國
之世曹尚未亡。蓋
滅而復存、如陳蔡
許之類。

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爲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說、如字、說之音悅。霸○說、如字、又始銳反。傳、音集、一於入反。邘、音于。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背晉而奸宋、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之、擧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讙音歡、闡尺善反。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過古禾反。齊人歸讙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使所吏反。

案注、剛縣本或作劉
縣、非。

傳公卒、子閔公維
立。　七經考文無
官使、足利本官作
吉、宋板作吉、文十
五年疏引此註作
指使、釋文作官使、
所吏反。

兪寧世曰、爲曹伯君
臣取亡之道、如狂如
醉、其中若有鬼神使
之。一夢方敘得靈活。

待、待殿兵也。反及
師攻之也。

阮元曰、石經伯下有
陽字、與李善注運命
論同。

定十二年、輒與不
狃奔齊、後自齊奔
吳。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殿丁練反。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止殿兵也。○詬呼豆反。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夢。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臧庸曰、後漢袁紹傳曰、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注引左傳、亦作、有命乃奔之若命違難奔難字、當有存、不及亦不當還、或參、
侗菴曰、奔命只云、既託所適之國、是赴難、如巫臣所云、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之奔命、疏以爲舊君之所命、恐拘所託也、則隱嘿不與其謀、一說行違國也、
則隱言已去國以後所託身之國、必爲舊國隱惡死之言變故之時、則隱言無事之日、所託兼仕與未仕、顧氏專指臣事、者、別於上未臣者、必然大人之行、從林注指上文君子爲是、
小小怨惡、
率謂在軍前引導未卒領先行
惠棟曰、所託也者、謂所寄託之國、則隱者、無本國之惡也、杜注不明、
按、自當作與、寫誤也、與立指君臣也、
侗菴曰、子朱注、魯平日雖無共立以爲黨者、

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會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夫音扶、行下孟反、又如字。惡烏路反、又如字。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

張辭必使子洩、以唯二人知魯道故也、王將使我、仍是子洩之言、言子辭王必使我、故故意也、我必有以處之、不至貽魯害、傳文太簡、當補此意、
蘭園曰、與立與斃皆謂晉齊楚、傳云先與字、必指人已而言、此時魯之微弱、已不必言矣、專藉四鄰之救、故言緩時雖無與之俱立者、急則恐禍及己、有與之俱斃者矣、即下文意耳、此辭道、鄉道也、是也、杜與立與斃皆以國內言誤、
按、拘者道之曰、以
履軒、此師伐武城必勝
曰、隣國於魯、緩時不之相輔翼、而急時必相赴援也、與斃者謂出死力之甚、
一讀、拘者教之以伐武城之利、
貫名海屋曰、滋有長也益也多也之義、蓋漚菅者多引水至沒秧、故怒、
召之而至今又無所訪問、

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漚烏豆反、菅古顏反、滋音玄、又本作茲、子絲反、字林云、黑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王、必可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澹待甘反。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

耳、劉炫曰、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盟ヲ伐ツ邾ノ所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傳遞曰、劉說是、以召ス吳ヲ而於傳意大不明、蓋吳以客兵遠涉敵境、且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犯既舊為邑宰、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固事吳而吳據之以為魯害、非遊兵羈萬者比、故レ之ヲ國人為之懼也、

與田元繼曰、戰于庚者二人、被獲者三人、然傳唯言戰者二人、獲者二人、是卽互文之法、公賓庚在獲中、析朱鉏亦與戰、交互而言之、魏禧曰、或只獲叔子朱鉏二人、履軒曰、公賓庚與公甲叔子戰也、庚蓋吳人矣、下文獲叔子庚獲之也、同車、謂叔子與析朱鉏也、元粹案、中井是也、侗菴曰、王見同車皆死言此同車且必使能者、可見國能舉才賢、以任衆職、故不可望得其國也、案、此說是但皆字少有病、不可拘、息軒曰、屬集也、侗菴曰、將攻王舍、先誅躍以

盟ヲ伐ツ邾ノ所ノ以召ス吳ヲ也、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蟲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庚、三人、然傳唯言戰者二人、獲者二人、是卽互文之法、公賓庚在獲中、析朱鉏亦與戰、交互而言之、魏禧曰、或只獲叔子朱鉏二人、履軒曰、公賓庚與公甲叔子戰也、庚蓋吳人矣、下文獲叔子庚獲之也、同車、謂叔子與析朱鉏也、元粹案、中井是也、侗菴曰、王見同車皆死言此同車且必使能者、可見國能舉才賢、以任衆職、故不可望得其國也、案、此說是但皆字少有病、不可拘、息軒曰、屬集也、侗菴曰、將攻王舍、先誅躍以

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庚、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庚、三人、然傳唯言戰者二人、獲者二人、是卽互文之法、公賓庚在獲中、析朱鉏亦與戰、交互而言之、魏禧曰、或只獲叔子朱鉏二人、履軒曰、公賓庚與公甲叔子戰也、庚蓋吳人矣、下文獲叔子庚獲之也、同車、謂叔子與析朱鉏也、元粹案、中井是也、侗菴曰、王見同車皆死言此同車且必使能者、可見國能舉才賢、以任衆職、故不可望得其國也、案、此說是但皆字少有病、不可拘、息軒曰、屬集也、侗菴曰、將攻王舍、先誅躍以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同車能俱死是國能舉才賢、以任衆職、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屬音燭、令力呈反、卒三百人有百人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

同車能俱死是國能舉才賢、以任衆職、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屬音燭、令力呈反、卒三百人有百人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

○與音預、任音壬、

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息暫反、吳人行求與盟、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惠棟曰、鄭玄詩箋云、載猶戴也、謂負戴器物、劉光伯說是也、孫月峰曰、細玩此事、似是議定景伯為質、發此論、帶來使故欲留而當見從、嫌於憚行、故負之也、馮云、此乃景伯當場活變杜注載出、諸大夫慚於景伯、故請釋之、姑曹是既得復求、未合似請釋注脚、初看若無是、因細看乃明、此是簡法、最有致、元粹案、此

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息暫反、吳人行求與盟、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惠棟曰、鄭玄詩箋云、載猶戴也、謂負戴器物、劉光伯說是也、孫月峰曰、細玩此事、似是議定景伯為質、發此論、帶來使故欲留而當見從、嫌於憚行、故負之也、馮云、此乃景伯當場活變杜注載出、諸大夫慚於景伯、故請釋之、姑曹是既得復求、未合似請釋注脚、初看若無是、因細看乃明、此是簡法、最有致、元粹案、此

跋作其勇、如詩擊鼓踊躍用兵、魏犨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之為、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說、恐蛇足、息軒曰、見其決死、劣者皆去、故終得三百人、顧炎武曰、此魯求成爾、而言吳人行成者、內外之辭、劉炫曰、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為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蓋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惠棟曰、鄭玄詩箋云、載猶戴也、謂負戴器物、劉光伯說是也、孫月峰曰、細玩此事、似是議定景伯為質、發此論、帶來使故欲留而當見從、嫌於憚行、故負之也、馮云、此乃景伯當場活變杜注載出、諸大夫慚於景伯、故請釋之、姑曹是既得復求、未合似請釋注脚、初看若無是、因細看乃明、此是簡法、最有致、元粹案、此

拔、王子姑曹時、適

吳人許之、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

吳人許之、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

說大是安井辨之更詳輯釋宜參看　息軒曰恥城下之盟故諱而不書焉傳載景伯之言經所以不書盟之意自明故不復釋之

息軒曰擁遮也本或从木作[木雍]非

息軒曰傳釋經所以不書平及盟也言魯

或云邾子是吃苦不記人

栫擁圍之也附見栫離也又以柴壅水取魚也執囚之處為叢棘坎卦係用徽纆寘于叢棘

魯以淫女見伐喪邑又屈服求盟是

侯通焉　鲂侯康子之叔父○鲂音房　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　胡姬景公妾　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　子餘大宰嚭　囚諸樓臺栫之以棘　栫擁也○栫在薦反　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革邾大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

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　賓如臧會子

齊閭丘明來涖盟　明閭丘嬰之子也盟不書諱晷之　且逆季

見伐喪邑及及齊平可恥之事故二盟且盟皆為此女其事皆諱不書

可醜矣故諱不書也

林注群公子以鮑牧之言愬於悼公

息軒曰分室半室也言攜所有貨財之半以去也

惠棟曰悼公弱安能殺鮑子必陳乞之謀也陳乞所畏者鮑高國耳乞既除高國所畏者鮑氏耳故布公意并除之而後行簒弒以并齊耳有馬千乘之言亦乞所攛

履軒曰取者言易也與傳例覆而取之別自一義十三年取宋

有罪則分室之半

聽其出奔子之所謂職位

馮氏云察之言待我察之也行去也

林註三分之一謂從者也

麇苦隕反見上

莊十一年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擒制故以取為文

姬以歸嬖　季姬鲂侯所通者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　○女音汝　乘去聲　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　潞齊邑　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麇亦束縛○麇丘隕反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雍於勇反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師敗北

龍洲曰舉合許報之言自遠通近而軍師知不免故皆哭

舉合經文者為下趙鞅救鄭起并以

元粹案注末曰當本終上取鄭師之事作末曰非既元云宋為云築城穿溝本宋作末是也案毛事本當平對今偏謂父六經正誤云西將邢字來在中間北至末曰末作未誤城死字便作洁字然則毛氏所見南宋用又溝字既可對監本已不作末曰矣上又須連下文七谷川龍曰曰水陰字妙洁服虔云兆也火陽也火生炎上南行過火卜法橫遇水則沈滅故謂沈者為土立者為木陽也蓋兵主殺伐而邪向經者為火因屬陰今得水克火之兆而細曲為水昭兆故曰可以興兵姜十七年傳注姜姓齊姓子商謂宋姜姓之祖神農氏以火屬火得水則沈故紀事又以名官齊曰伐齊則可子姓屬其後也趙鞅祖居瀛水故曰敵宋不吉瀛水故賜瀛姓瀛洞盈通

增註　枝本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賤之壁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賤宰達也瑕請取於他國也武子之屬請外取許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以瑕師每日遷舍作壘斬木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子姚武子賤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救之大敗子姚子姚武子賤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郊張與鄭羅歸之鄭古洽反有能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邗音寒射食亦反又音亦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墨史龜皆晉史墨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趙鞅祖居瀛水故賜瀛姓瀛洞盈通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干言不可干犯也帝為火師以火名官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

之盛故屬之宋卜法今不可考然上文是謂沈陽沈陰生按地天泰此卦自自有變蓋充滿之意二至四爲兌且二下文是謂如川之滿至五爲震此爲雷不可滯也此必卜見澤歸妹三四相易盈滿之兆故云然也亦成歸妹帝五也趙孟嬴嬴盈別字兌爲少女坤妻道不可以其聲同而附也大陰爻取象妹會杜解辻　龍山曰六五爻變爲坎亦無故與兵非君子之適人之義需飲食之道也九五云需志故曰不知其他以于酒食貞吉亦具抑二史伐姜之言龍洲曰凡易爻位以酒食名鄉里之象五爲君位君位而陰次爲酒食二至四爻故爲王者嫁妹泰爲兌兌爲食孔子之爲卦陰陽交通之曰美帝乙之嫁妹象也且六五之應在順天地之道以立下九二帝乙下嫁得嫁娶之義即此泰如其願之象爻福孫六五爻義也而大吉也

經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凶伐之爲不吉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前年齊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坎下乾上需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爲天子故稱帝歸妹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知其願受福坎上需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爲天子故稱帝六五爻變爲坎亦大吉滅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祉祿也若帝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

書會從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弒夏

伐齊無傳書歸齊納之之○猶若侯反

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無傳書歸齊納之之○猶若侯反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秋葬薛

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禾子不書

陳人來告不以名

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

貢之言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

鄎齊地郯邾不書兵并屬吳二不列於諸侯○鄎音談鄎音息

赴于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息軒曰前年伐鄭報定遺來召我則彼雍丘未得志焉故復爲伐主我往會之伐之傳不釋者前年也故今從不與謀之文

又曰蓋衛人逆之故悼公至于簡公壬立凡去其國諸書歸

郝敬曰薛伯未同盟厥納之曰歸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非也

案子貢之言在定十五年

齊召南曰此邾子即太子革上年爲吳人所立者也

履軒曰赴于師亦以病死赴也非解說服虔曰三日哭于軍故以三日之哭誤

增註　馮氏云二日哭乃

校水

門之外諸侯相臨之禮、
息軒曰、伐統名也、此傳自爲文、故先提綱言伐、至下文始釋經、故云侵及頼而還、
伺菴曰、事不再令、專就卜上言、知叔仲惠伯令龜之令、非命令之令、
馬宗璉曰、司馬彪郡國志、濟南管縣有頼亭、
履軒曰、季札九十餘帥師、恐左氏之妄、孫毓曰、此季子或是札之子孫、可備一說、
陸粲曰、啖助曰、左氏事迹舛錯者甚多、此季子帥師當在前數

哀十年

齊使不傳也、舟師自海、正三日內事也、
按、於此指伐姜而言、
廿三年傳稱齊晉戰于犂丘、知伯親擒顏庚、庚即涿聚也、廿七年陳成子名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
孫毓云、札之子孫亦稱季子、猶知氏世稱知伯、馮云、務德安民大賢之事、是札無疑、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
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 事不再令、再令、瀆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轅音袁、一于眷反 毀高唐之郭、侵及頼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爲明年吳伐齊傳、○復扶又反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夢音蒙

十年、由作傳之人采舊說既多、故不免有所交錯、劉敞曰、推驗季子之年、僅百歲矣、以彼清高寧肯將亂國之兵者耶、似異時事、傳附著爲說耳、
伺菴曰、務德而安民、以爲季子曉子期、以爲季子自警之辭、乃還、屬諸子期、屬諸己、皆通、然熟味本文、解爲自警而引還似勝、林注、各務脩其德行、安其民人、可也、此又一說、姑存之、
顧炎武曰、清解已見隱四年、此重出、

增註 校本

經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書名、貪也、○頗破可反、又普多反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無傳、赴以名、故書之、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

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鄎在前年、 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丕普悲反 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 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蘭圃曰、据杜解一子斥季孫二子斥孟孫叔孫、考文意不必然、中井云是只於三家中擬一二也、未指其誰耳、是也、李孫林註、使二子從公居封疆近郊之地、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音境、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

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皆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為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之、公朝、侯於嘗氏之溝、嘗氏溝朝中地名、○嘗音掌

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亡材力所及故不能言○強其丈反、共音恭、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欲戰、故不對、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竟顏而蒐乘、蒐閱、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洩、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羽御、邴洩為右、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帥音率、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

戰政之歸季氏不亦宜乎、怯懦無立者、固不能操威柄乎、已此激怒二子之辭、下文武叔問而求不對、仍是激厲之術、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方始稍有振奮之心、元粹案、正義諸家宜字絕句、非矣、惠棟曰、嘗氏、魯大夫、嘗氏之溝、猶云孟氏之呼喚也、未輒從入也、公宮外之列第有嘗氏之室、而前有溝、昔子侯於其上耳、何地名之有、又安得曰朝中、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嘗氏、則嘗氏與公宮隣、又曰慮材二句、諷二子之不力也、非所問非所及之謂、存參、馬宗璉曰、史記注引鄭尚書注、愚懦不壯敎曰弱、

案、按本駁刘原父是就須能就已而用也、安井亦云僖三十一年也、補正劉原二年、憲叔曰孟孝子、謂父曰有子、當作子孟明、哀十五年、孝子有然古人子字下加子字、如臣竟稱曰、謂季路是左傳文、

例刘未考耳、履軒章子、田盼禰盼字、田嬰禰嬰子田文曰合注就猶能也用命效死也、又曰、已徒卒謂左右親兵、息軒曰政征通、

息軒曰云衆從之則冉有先踰溝可知矣、也漢書內自克約、或作剋約與此字同而義異、

侗菴曰誰不知言衆皆解逃走也惡賢言知一音而庶反、

一人止戰不足以抗大軍徒死無益比諸走者相去無幾徐行被殺足見其不畏死蓋舉軍逃奔壯士無所展力憤嘗目投死亦可憐杜注雖未盡亦不失大旨雕題以中人自處非無戰志之解憒憒之極、元粹案中井訓賢爲勝則是也注似訓爲賢德之賢不可從、

陸粲曰銳利也、息軒曰言銳利如鋒芒不可當、

增註校本

年十九至二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長殤中殤服降成人

師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公爲、見保而不欲戰、公叔務人、魯大夫、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謀也、士不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注踵、往戮曲、戮、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軍、再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乃踰溝、

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也字、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伍敗而欲走、

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賢、皆無戰志、○惡音烏、徐步而死、徐行而死、

能師、其師、整也、皆謀曰、齊人遁、謀、間、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二子與孟孺子同車、○語魚據反、子羽銳敏、孔子羽、而賢於邴洩、邴洩、二子車、○語魚據反、子羽銳敏、孔子羽、

洩曰驅之、驅、音童、錡、馬、欲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俱也、○僮音童、錡、

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

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冉有用矛、

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鬼不畫戰
己大器大器鐘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咱進稻醴粱糗腶脩焉溼乾飯也○糗起九反腶丁亂反一目紹反
及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爲郊戰故公
會吳子伐齊○爲去聲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晉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之大夫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
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
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
晉御國子國子晉國卿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勉之將
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
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行如字又戶郎反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縮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
夷儀五年奔魯問遺也曰吾氏與今使問茲多以琴弭多齊人也六下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不復見子矣

增補合注言冉有知一等下殤降一等事君之義杜注義爲勇劉注義爲義皆非是
鳳山曰或云器成而糗以粱米爲之加具言以器成之餘而量挂曰脯馬氏評具之也案此說非果之云道渴只該欲如此至下文何不諫水今不惟有酒又句不說去言器成時有飯有肉所謂給已知其見逐故具之也
履軒曰得志謂破敵僖子是未戰前事立功
虞殯將虞之歌即今挽歌也晉初荀顗制禮欲去之摯虞云詩若子作歌
傳遜曰說文彙繹理也尋約者使尋理繩歌何害復存之約以待用也陸氏用吳俗斷髮故短短之似得之　履軒曰益是罵語
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以物遺人謂之問上句是泛言下句實問人於他邦是此之言先力戰者二必死矣例爲然今吾三進軍擊鼓鳴鐲退

於此其必死也、

軍擊鼓鳴鏡、是進退皆有金鼓、唯鐲與鏡之異耳、蓋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也、

黃氏云、甲首當作甲盾、以字形訛、甲盾見元年、

馬宗璉曰、昭五年傳、楯見元年、

杜洩曰、夫子為司馬、杜注、夫子、叔孫也、是叔孫世為司馬、杜注從吳司馬非是、履子貢衛人、故無衛軒曰、叔孫時為司馬、賜、邵氏云、州仇宜、而云從者、謙辭、猶奉甲從君者、對主言、拜者受之之禮、

也、元粹案字說可從、按水引邵寶君字於齊曰、寡人帥不絕句、而拜為受之之禮、恐非、

案安井訓殺為社、謂好之故今大夫國包之、姑存一說、蘭子與其衆庶、以犯國曰、據杜注、不哀即獵魚國之師徒、天亦國子、中井云、是亦若不知有皇則何齊侯也、不亦國子使以使下國勝與此下國使魯得克也、不傳小異、或云此段特指殺國子、此說似語勢大似吳辭、恐可從、然要是歸國子此傳誤使下國、即之元之言、不必遠仍使下國勝也、

齊侯、杜解宜為履、

履軒曰、顛越、謂顛倒錯亂、孫星衍曰、顛越謂其人性自與瀕通、賈雅云、狂也、顛越從橫、不肯承

增註　校本

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知將死也、傳言吳師彊、齊人皆自敗、

敗晉門巢、吳上軍亦敗、

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從才用反、又如字、勞力報反、

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

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

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也、○鈹普悲反、

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襚之以玄纁、襚、薦也、○襚音尉、

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貢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

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

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越者漢書集注文穎曰命也易謂轉易無云踰也息軒曰共使轉生種類不令音恭易延也謂延子更有惡子孫也此孫存參

陸粲曰史記說苑吳文引之略也君越春秋皆云吳王使易之承上易種而傳字少於商書本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之道者非吳是謂子胥實身自全壺子考屬鏤音使齊矣與杜說不同祝聞

顧炎武曰子胥為槨題材用隱救備吳王使於齊也古者王之棺材之意兵交使在其間為王外傳子胥將死曰孫氏傳終言之亦猶而縣吾目於東門夫麋王奔楚為堂谿以見越之入吳國氏也解謂改姓辟吳之亡也又見吳世禍非　李紹松曰言家文少異史記說若櫝水長大可以為死吳越春秋皆云材之時越人必滅吳子胥身使於齊屬也　案校本引備槨其子於鮑氏而還與杜說不同或云材之說恐鑿

字鼎臣宋子朝蓋靈公所為南子名者

欲以死諫且不欲絕先人之嗣也

林註疾戹時往適於外州人之女

城鉏魋私邑相氏即魋

增註　校本

無俾易種于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絕也言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不令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珍音恭易延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劓音藝種章勇反殛子容反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子改姓為王孫欲辟吳也屬鏤音燭下同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秋季孫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守手又反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卽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衛為大夫其娣嬖所愛之嫡子朝出奔宋娣女弟之嫁子朝出奔衛大夫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妻初妻之弟也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又初妻之弟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之弟遺狄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之弟遺狄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

孔姞孔文子之妻○姞其乙反疾向魋為宋向魋臣○魋徒回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桓氏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郎葬

增註

李淳曰、據此傳、悼子、慭之外孫也、悼子卽位、故夏戊為大夫、注云夏戊悼子之甥、以二十五年傳云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夏戊子為疾從孫甥、則戊當為疾甥也、然上文止言懿子納公子慭之女、下云故夏戊為大夫、意不相貫、當是懿子之女、又妻夏戊之父也、以親屬言之、夏戊當是公子慭曾孫、杜注未明、梁玉繩曰、此傳與論語對衛靈公語同、而其前後各異、當是兩事、元粹案、傳與論孟同事而異傳、傳文此類不一而足、要之當以論孟為正矣、服虔曰、鳥喩己、木以喩所之國、案注丘賦、舊本作兵賦、非、今從翻宋經注本、履軒曰、田賦之法、不可考、先儒皆就田賦二字、種種穿鑿立說、究竟不見其可、姑闕之可也、如杜別田財之說、於傳文殊無可徵、息軒曰、國老卿大夫致仕者、雖不與政、其君猶以本爵待之、故孔子亦以從大夫之後自稱、朱申曰、其施予也、寧過於厚、其舉政事、必得其中、其取賦斂於民也、但從其薄、惠棟曰、丘賦作於前、

校本

孫鑛云、夏戊既是悼子之甥、須云生悼子及一女、女適夏氏、乃明、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簋、諸家所註、與記文異、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此為革車一乘、舊法田與家貲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是為所出倍於常也、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為賦、令之出牛馬也、用言舊不用而分用之、孟子事出魯論及坊記、々々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孟子初至之時、不得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蓋舊史去姬、且書云夫人至自吳也、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

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郥、少禘、皆衛地。○郥音云）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慭魚覲反、一征領反）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懿子、大叔儀之孫。○飲於鴆反）生悼子。（悼子、大叔疾）悼子卽位、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喩自）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度入聲、下同。難去聲）將止。（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別如字、又彼列反）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問三發）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施尸豉反）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

故云、以丘亦足矣。蘭園曰、古人或載子於姓上。越語王孫雒自稱范蠡云、子范子。梁閔元年有子汝子。哀四年有子北宮子。莊三十年有子司馬子。古傳又有稱子大夫。林注云、汝之季康子、非也。案注曰、本或作亭、非也。家鉉翁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左氏所緣、疑非聖人之言也。郝敬曰、傳云昭公娶于吳云云、故不言葬小君、非也。蓋季氏不以昭公為君、生不歸國、葬不祔祖、廢其二子、何有于其妻。仲尼弔季氏、不絻不絰、是不以為君夫人也。不以為君夫人而書君夫人、則孟子蒙名、而季氏擯無君之惡。春秋傳信而已。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直也。履軒曰、放絰而拜、是不成弔也。非偷合禮。主人拜弔客、客不答拜。侗菴曰、周、周遍。周信、盡於信也。故心以下承此句而敷暢之。四之字皆指信。杜獨於言以結之句言信、未盡。履軒曰、尋燖同。寒與燖對、意自明、不須別解。林雲銘曰、吳與

其事。按孟子乃國人譏刺之詞、非公自謂。十七年傳孟武伯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發陽之役、衛石魋。指此鄖會也。知是一地二名也。宋子姓、長女字孟、稱孟子者、若言宋國之長女也。在臣位者服小君之喪、不得已而與弔。季孫當服臣為小君之禮而不服、故亦不得服弔服而去經也。言適者、謂就其哭位也。一說、弔弔于公也。弔畢而適季氏也。拜者賓主之礼也。古者弔無拜礼。按季孫非喪主。此以臣弔臣也。自有拜礼。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註引此文云、尋溫也。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熟。溫即重義。故尋為重。言若可重溫使熟、亦可歇之使寒。故言寒歇。不訓寒為歇也。按溫古之溫、訓燖。故尋復轉訓溫。是古義也。

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訪、芳北反、又如字。厭、平聲。

經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公會吳于橐皐。橐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橐、章夜反、一音託。逡、音峻。遒、音囚。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之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始仕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與、音預。絻、音問。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

衞先有殺行人之怨、若此會徵而不至、正可以逞其毒、子羽言吳無道、不如不往、爲君計也、子木言吳惟無道、所以不可不往、爲國計也、是鄖之會出於萬不獲已、遲遲而至、有許多瞻顧苦衷矣、 又曰、長木有形而無情、國狗有情而無知、故當斃瘈而標噬、無所擇、取以爲無道棄疾之喩、 侗菴曰、國狗國中無雙之名狗、凡狗而狂、其所傷小、名狗而狂、其所害大、不然、只是家狗、何以見其比國與長木之意乎、莊子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 惠棟曰、杜云藩籬、非也、藩藩盾扶胥之屬、名爲宿衛、實困之也、存參、

棄疾已見七年、 長木喩吳國、國狗瘈、喩吳失道、被國狗猶國士國馬、與長木對、一說標與拋、拋通、摽劒而去、抱之江中皆同、 成二年蜀盟、畏晉竊盟也、晉盟主、不應背、故諸侯之卿貶而稱人、此吳夷亂自處、不合主盟、故私盟者不合貶、但會且不書、仲尼亦不書之耳、 侯伯、盟主也、以諸侯之從己者爲賓、禮之設飲食也、

增註

惠棟曰、衞侯效夷言、觀此則春秋時已重吳音矣、不始于晉也、

校本

崇、高也、猶尊、崇隨、以在陵喩衞不欲來者、其言驗、故得志、 夷言、謂吳國方言、

於行人子羽、子羽、衞大夫也、○且子餘反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衞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衞、爲衞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也、○摽數蕭反、又普交反、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瘈吉世反、而況大國乎、秋、衞侯會吳于鄖、公及衞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衞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衞、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衞故、若本不爲衞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衞君、衞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執、子貢曰、衞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衞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墮許規反、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衞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衞侯、衞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說音悅、舍音捨、又音赦、

顧炎武曰、固知與人而不固之固、案一說固、固然之固、解作宜字義亦通、

傳說彙纂、左氏載孔子之言、杜預以爲失閏、然二年之間、三以螽告、其災甚矣、故先儒多駁之、 王樵曰、螽災亟作、而不時、直以失政爾、非與閏也、

劉炫曰、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 元粹案、劉說是也、中井、安井亦皆以之、按本及非之說、謬矣、

顧炎武曰、法夫差欲霸、云云非也、四吳雖大、皆曰子、 履軒曰、吳稱子、爵也、正與楚同、楚未嘗去僭號、而經皆書子、是常法已、此何必問吳去僭號與否也、杜蓋據國語也、然國語唯云去王而已、仍稱吳公焉、未嘗稱吳子也、其不可據明矣、

增註

履軒曰、前年所謂司歷過者、謂周之曆官

林註、從夷之心固不可改矣、一讀而又說其言從之句、固矣句、固陋也、

流下也、昏見西南、漸下流也、夏之九月昏火始入、十月昏則伏、火未尽没、是夏九月也、今經書十二月、卽夏之十月、不應螽、故李孫怪之、

劉炫以爲傳倒敘其事、爲後年張本、據傳之例、敘事爲後年張本者、唯道事之所由、不具載日月、劉非也、

七年會吳于鄫、十二年會吳于橐皐、皆不稱子、此称吳子、故辨之、事詳吳語、

平旦云云、本公羊說、

校本

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閒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彌〕亡支反、又亡爾反、〔頃〕苦潁反、又音傾、〔嵒〕五咸反、〔錫〕音羊、一星歷反、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嵒、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去〕起呂反、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衞、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孛〕步內反、〔見〕賢遍反、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區〕烏侯反、十有二

也非曾之曆官失周室雖微尚應班曆必不得各國差曆也不則列國朝會赴告參差不齊萬無是理趙子常云杜謂曆官有僭實承劉歆之誤

履軒曰虛墟同謂墮城郭邑居為丘墟

馬宗璉曰彌庸父之旗如晉趙鞅蠡旗之類恐有表識者故見而

釈義今浙江龍游

補正隧卽古隊字

月螽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曆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復扶又反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讙火官反郜古報反又古毒反以六邑為虛空虛之各不有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泓烏宏反彌庸見姑

知之 息軒曰馬謂縣有蔑姑城

姑蔑旗名果爾下文云吾父之旗也此當云姑蔑而言姑蔑之旗則謂姑蔑人所建之旗杜注是也

履軒曰聞去聲以發下一說聞去聲其字聞於所會諸侯或懷携貳恐不得逞志

先以弱兵誘之而以精兵繼之故敗之以姑蔑旗亦使敵怒而出戰也

一說聞去聲其字指敗也吳語越聞愈章

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大音泰又音闥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屬音燭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守手又反復扶又反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惡烏路反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剄古頂反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後故為長○長上聲

哀十三年　按司馬寅吳語作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

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旰古旦反大事未成二臣罪

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

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又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

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輕遣政反乃先

晉人盟不歃諸侯耻之故不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

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

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見賢遍反以見賢遍反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

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

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

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

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

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

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

而悔之謂景伯曰何以景伯欺之

於魯矣何以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

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從才用反謂

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

子服景伯辨之始能免之而又執景伯以貢皆豐於晉

泄其忿屈辱已甚故經諱而不書盟矣

履軒曰伯帥侯牧伯與下文同謂侯伯也晉爲伯則吳爲州侯牧謂諸侯也諸侯牧爲子男也魯牧民者故通稱焉是爲子男則與邾同皆就當時之事而言不宜遽引古典論先戕

息軒曰六人謂從者林注立後言已已一車三人故二乘六人景伯之車蓋駟乘并景伯爲七人故下文云執其賤者七人

王引之曰陳氏芳林攷正曰案正義曰周

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先王似當帝先公之時且祭作先公惜石經殘闕禮終朝而畢無上家語載此事亦作先王家大人曰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虛言以惡之耳

馬宗璉曰王符曰有山氏魯公族姬姓

陸粲曰說文榮華也息軒曰說文榮字下不引此傳廣韻榮華也榮榮通訓華似長

王引之曰喪大記食粥於盛鄭注云盛謂則諸今時杯杼也宇鼎若汝也與若石爲茗

非祝宗句

林注有山教申叔曰登山呼曰庚癸則諸而與之或云庚癸軍中不得出糧之故爲私隱之語

經云井則已同有山對而教之曰汝食登山待其呼則諸須明日登山高声而與之也正義庚以呼吾應之曰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癸乎則汝諸以庚主穀癸在北方晛邪視也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按吳子欲伐宋殺冰言欲致飯并致飲也

馬李驊曰弗能居本國有難當速歸故此借事回應起手文法林注吳去宋遠故不能居于情事未合又曰此兩語仍作暗暗心照語不肯明說猶是惡聞之見耳

增註　校本

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襲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不知歸之乃歸景伯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纍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而撫反

吉酒一盛兮余與禍之禍一盛一器也晛視也視寒賤之人言祖得視不得飲○盛音成又市政反

父晛之一盛但得視不得飲所以亡也○晛五計反

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之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王不與士共饑而囚其婦人以求不會黃池故言吳子悖惑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九

哀經元年得見賢遍反下同此復扶又一處昌慮反傳圍壓力軌反周帀子合反今本匝高陪並如字厚一戶豆反故令力呈反以辨一音方免反別也彼列反下同出降戶江反使疆居良反夫椒椒又作㯳子消反大湖音泰會稽古外反上會稽時掌反大夫種章勇反大宰音泰去疾本又作去惡反有過國名殺所介之林反夏同姓戶雅反下注皆同復為扶又反后緡亡巾反○舊有啓志亡亮反五字今刪自竇音豆少康詩照反之長丁丈反庖正步交反二姚羊昭反諸綸音倫之燼徐刃反秦刃反又才忍反女艾五蓋反諜澆音牒之績一本作迹而長丁丈反下同可竣本又作俊音仕○今本亦俊介在音界生聚才喻反又如字為沼之兆反汗池音烏故復扶又反逢滑于八反土芥古邁反如芥

陸粲曰厚胡乙反

阮元曰葉抄本江作工

阮元曰葉抄本栟作梳消作工非也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照作召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廣作廣廡作廡案錢大昕云說文無廡字當依石經作牆漢顯弔旁字或變從广廣牆實一字也

陸粲曰謀協句以故兆屬下

○撲馬撲普卜反陸粲曰撲匹角反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幣作弊同依說文當作弊下從大

亡黨反孔圉魚呂反悉鉏之承反下仕居反崇壇徒丹反不彤徒冬反丹漆也鏤魯豆反臺榭音謝天有菑音災癘本或作天無菑癘非疾疫役音熟食者分如字一讀以分字連下句猶徧音遍卒子忽反乘繩證反與焉音預陂池彼宜反妃嬪本又作廡或作嬪在羊反嬪御毗人反玩好呼報反夫先自敗也已夫音扶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經二年易也以豉反句絰古侯反下音亦以要一遙反于鐵天結反皆陳直覲反僭伐絞古卯反郢也以井三揖一入立適丁歷反下適孫同大子絻喪冠也衰經七雷反下田結反髦契苦計反又苦結反謀協以故兆絶句詢可也思遵反斬艾魚廢反欲擅市戰反作雒音洛斯役如字字又作廝音同蘇林注漢書云斯取薪者○今本亦斯忘攻音甫絞縊一賜以紼音六桐棺三寸禮記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案禮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罰之重直龍反下同王棺四重禮記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被水牛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三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君謂侯伯子男侯伯已下無革棺上公則唯無水革耳兕革與辟爲一重屬爲再重大棺爲三重大夫一重大夫唯屬與今云不設辟者時僭耳非正禮也載柩其又反爲衆于僞反郵無恤音尤其怯去業反睹下羊九反吏詰起吉反瘧疾魚略反禱曰丁老反自汰音逸持矛亡侯反絶筋居銀反斃于婢世反本亦作斃踣蒲北反蠭旗芳恭反傅傳素口反又作叟公孫龍武江反稅焉始銳反爲范于僞反下步反同幕下音莫嘔血本又作喀烏口反吐也他露反

阮元曰、葉抄本豪作豪、按、杜云、豪積則字當从豕也、

阮元曰、葉抄本洛作各、

阮元曰、葉抄本政誤敀、

洩庸一音作洩息引反、未詳 中悔丁仲反 經 三年、爲子于僞反 樂髟甚孫
反 傳 司鐸待洛反 南宮閱音悅 命不共音恭 校人戶教反、注及下
同 脂轄戶瞎反、本又作鎋、同 之易以豉反 變難乃旦反 帷幕位悲反、下音莫
蒙葺七入反、一音丁入反 縣教音玄 富父音甫 槐音懷 官辦辨具之辦、注同 猶
拾音十 瀋也北土呼汁爲瀋 之豪古老反、注同 所鄉許亮反、今本向 ○ 道
還一音患 勑令力呈反 南孺子如住反 其郛芳夫反 經 四年、公
孫姓本又作生、或一音性 亳社步洛反 頃公音傾 傳 也承音懲、直升反
公孫翩音篇 文之鍇一音客駭反 中肘丁仲反、下竹九反 負𤯝音咸 泝
江音素 入郢以井反、又以政反 氏潰戶內反 豐析星歷反、注同 少習一音
如字 之難乃旦反 以畀必利反、與也 楚復扶又反 甯跪其委反 取邢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繻作需、是也、

音刑 欒力官反 鄗郭璞三蒼解詁音臛、字林、火沃反、孟康音于韋昭呼告反、闞駰云讀磽确同、
經 五年、城毗頻夷反 杵臼昌呂反、下求又反 傳 柳朔良九反 以僭
子念反、後同 爲吉射于僞反 未冠古喚反 鬻姒音似 子茶一音丈加反
嬖必計反 間於一音間廁之間、又如字、 疾疢本或作疹、乃結反 寘孥之豉反
反、羣或作諸、 於萊音來 公子鉏仕居反 埋亡皆反 而侈昌氏反、又尺氏反
惡而烏路反 不濫力暫反 濫溢音逸 經 六年、鄬瑕音遐 任城音壬
亢父音甫 瘮長丁丈反 立少詩照反 楚子軫之忍反、又之實反、記作珍 殺荼
音試、下皆同 ○今本弑 傳 城父音甫 偃蹇約免反、下紀輾反 驕敖五報反 必
偪音逼 盡戶臘反、下同 需音須、一音儒 多難乃旦反 飽牧州牧之牧 乘
如繩證反 晏圉魚呂反 大冥亡丁反 舍其音捨 夾日古洽反 大史

陸粲曰、後戸豆反是也、
○不樂、樂音岳、一音洛、陸粲曰、音洛是、阮元曰、葉抄本洛作洛、非也、
阮元曰、葉抄本側作則、非也、

音泰下同禳祭如羊反而寘之豉反其夭於表反又焉於虔反爲盟
息遂反竟內音境漳音章楚昭王知大道矣本或作天道非夏書戸雅反
反下注同闕止苦暫反壬也而林反洩言息列反又以制反欲令力呈反下
同與饋其位反鮑點之廉反女忘音汝而背音佩後年皆同拘音俱句
竇音豆不匱其位反少君詩照反長君丁丈反夫孺子音扶孺或作孺
同○今本亦孺野幕音亡報莫冒反淳音純駐於中住反經七年于繒
本又作鄫○今本亦鄫傳百牢力刀反呉過宋古禾反以後如字又戸豆反
上物如字一音時掌反及注同大伯音泰注同嬴以本又作倮故敎戸孝反
將焉於虔反不禦魚呂反擊柝音託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字又作㯝同晝掠
中救反于繹音亦鄒縣側留反馮恃皮冰反注同振鐸待洛反注同公

○傳八年三遷、三息暫反、陸粲曰、三如字、

孫彊其良反好田呼報反下同弋以職反而奸音干經八年褚
師中呂反之詬呼豆反傳詬之本又作詢詈辱力智反呉爲于僞
反下注則爲之隱惡同不狃女九反死其難乃旦反曾所在增反之好
呼報反下文好焉同欲覆芳服反子泄息列反又作洩○今本亦洩與斃婢世反
子洩率絶句故道險絶句呉竟音境僑田其驕反拘鄫音俱下同
道之音導內應應對之應析朱鉏星歷反注及下同泗上音四於幕
廡亡傅反設格更百反試躍羊灼反析骸戸皆反本又作骨而爨七亂反
反及闚去危反負載如字或音戴萊門音來爲質音致下同復求扶又
反妻之七計反前爲于僞反薦之本又作荐○今本亦荐雍也於勇
反○今本擁故諷方鳳反愬之音素於潞音路經九年傳公孟

宋本或賸作賮非也

○傳十一年注別其田別如字一音彼列反陸粲曰彼列反是也下十二年注其列其月以爲別與此同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求作留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猶作猶是也

阮元曰葉抄本北誤比

阮元曰葉抄本唯作惟

增註

綿目灼反本又作眠同武子賸以證反作墨力軌反成七盭反郟張一音甲可游音由之需音須以社音恥徵音景經十年不與音預書殺申志反○今本弒傳兵并必政反人殺申志反○今本弒襲重直龍反又直用反取犂力兮反又力之反名隰音習本或作濕音同少子詩照反也宜絕句不成丈夫也本或作二丈夫非蒐乘所求反下繩證反閱音悅孟孺子而住反敶直利反邴洩音丙又彼命反管周父音甫徒卒于忽反注同雩門音于籞役本或作徭同音遙涉泗音四爲殿丁練反抽矢勅留反策其初革反本或作簞誰不如如字一讀謀音牒齊人遁徒困反

謀間間廁之間能默本亦作嘿亡北反僮汪烏黃反無殤音商八歲至十九爲殤用矛亡侯反皆陳直覲反韔咀況阮反稻醴音禮服脯字又作鞴音盈公孫夏戶雅反虞殯必刃反具含玉戶暗反本又作唅揮許韋反問遺唯季反王卒子忽反八百乘繩證反寘之之豉反新篚苦協反鬷以一本作鬷之以玄纁○今本亦同玄纁許云反本亦作勳加組音祖不衷音忠饋賂其位反或作餽卜音路豢音患也夫音扶爲沼之兆反其泯亡彰反盤庚步干反之誥古報反不共音恭注同�魚器大典爾反殄大計反無俾必爾反育長丁丈反使於所吏反屬鏤力俱反又力侯反墓櫝古雅反木名子朝如字一音其少長詩照反下大計反子慥一作整遂聘匹政反孔姑一音古反

案王一作士又作壬俱非
案戊舊本作戊非阮元云盧文弨本作戊作作戊北宋本作戈葉抄本作戊字案當作作戊

阮元曰葉抄本而祇作而祇案當作祇
阮元曰上本或葉抄本作本又

夏戊戶雅反下同戊音茂篡音軌遽止其據反斂從力豔反一音莫報反無厭於豔反經十二年諱取作娶○今本亦娶逶一音七倫反遁一音綸巡遙音遙終傳取于七喻反本亦作娶○今本亦娶放經大結反故去起呂反贊音至以要一遙反注同尋重直龍反寒歇許謁反之斃婢世反國狗音筍苟筍反藩衛方元反注及下同籬也力知反○今籬許氣反以難乃旦反于本無也字盡戶臘反不爲于偽反乃舍釋也效夷戶教反轅直立反隙地去逆反間田音閑地一本作間一音如字玉暢勅亮反一本作王暢戈古禾反爲之于偽反今倒丁老反爲別如字又彼列反經十三年男成音城本或作戊近濟附近之近僭子念反陳夏戶雅反傳使徇似俊反爲虛並如字或

音墟非單本公音善不與預音豫二隧音遂注同謚陽烏侯反蔑亡結反之旗其地守手又反下注同爭鬬所治反又所甲反大伯音泰對使所吏反於吳有豐芳中反八百乘繩證反下及注同坐爲才臥反恐之丘勇反不共恭而祇音支縈水反禍戶臥反之父如字又音甫殺其丈夫直甫反本或作黼大夫誤悖惑補內反

增註

阮元曰、宋本正義、淳熙經注本、明萬歷盪本注疏、並載此序、十行本閩本失刊、毛本仍之、元粹案、秦氏舊本此序載首卷杜預前序之後、非也、謂之後序、當在卷後爲是、今據諸書訂正、
宋秘舊本誤作祕、今據挍勘記訂正、

校本

元凱先爲荊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呉、將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呉、呉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按、乾隆本釋例序曰、晉書称預自平呉後、從容無事、乃著集解釈例等、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称孫氏僭号于呉、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稾實在平呉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可見史所謂者未詳、鼎謂此序已稱申杼舊意、則其屬稾在平呉前審矣、

後序

大康元年三月、呉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

又依此序似釋例作先集解作後與前序所言小異

大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塚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者周時古文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蟲大凡七十五卷周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差爲整頓餘多折簡碎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安釐是哀王之孫也故其塚藏其祖時之書

按書史大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竹書數十車漆書科斗附束皆分繹又廣川書跋大康二年衛州共縣之西盜發塚得竹策之書魏安釐王時書當抗儒之前八十六歲又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塚又法書苑南齊時襄陽盜發楚王墓得古竹簡方容之淹貫群籍不能引杜此序爲斷而曰汲冢楚冢今不能分何也

楊用修曰脞瓚注漢書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

阮元曰石經淳熙本監本譌作譌是也

案大舊本誤太戊今從校勘記

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而哀王立二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疑史記

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

賜大夫原氏黯是
爲荀叔又引崔章
救鄭次于南屈又
引梁惠王發逢忌
之數以賜民今浚
儀有逢陂忌沢是
也按此數條今汲
冢書不載則今書
果發塚所得者否
鼎按滅荀發數崔
章今載之楊氷細
讀本書也又按繹
例註發作廢是也
按繫辭下當作等
傳二字
邾儀父見隱元年
滅下陽見僖二年
狩于河陽見僖廿
八年
滎澤見閔二年

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
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
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卽春秋所
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
若此輩甚多略擧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
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
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洞
卽左傳所謂滎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
之鬷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
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
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
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
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
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伸
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
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
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
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
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

實緝人見成二年按其卿乙其本書作令

按黃伯思校雛師春五篇蓋後人贋作非杜所見於疑放之誤

殺伊尹下本書有天大霧三日五字沉約云此段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杜不見古文尚書故唯以書序考正按孔疏古文孔傳東晉豫章內

案放舊本作於誤今從石經淳熙本阮元曰宋本七作十

履軒曰後序非杜氏筆蓋僞撰竹書記年晉書曰汝南梅者又作此拒元凱以贖於南晉秦上此取信於世耳其行文書建學官在東晉遼草姑舍之今舉一證有言紀年稱伊尹自立大甲殺伊尹大見也夫孔傳非出與尚書叙說大甲事安國吳才老朱晦乖異不知老叟之伏庵王魯齋金仁山生或致昏忘夫伏生所傳二十九篇無叙皆疑爲後人僞造近世王鳴盛諸賢說大甲事者而元凱或謂出自王肅家目不睹古文尚書安得有尚書叙說大甲之語又元凱之温雅必不至輕詬伏生矣僞撰者雖巧掩藏至此手足皆露

泰鼎士鉉標註終

阮元曰葉抄本申誤甲

增註

爲大(ス)(下)與尚書叙說大甲事乖異(ヒ)不知老叟之伏生(ス)或致昏忘(ス)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ル)(ヒ)審(ヲ)也爲(ニ)其粗有(ル)益於左氏故畧記之(ヲ)附(ニ)(ラ)集解之末焉(ニ)伊尹事見襄廿二年傳

後序申抒時汝反又直呂反汲郡音急簡編必仙反又布干反下同科斗苦禾反象吐亂反繫戶計反殤叔音傷大歲音泰周赧王女版反齊湣王亡謹反一音亡巾反足見賢遍反儀父音甫守于手又反本亦作狩數所主反洞大弄反一音童爲洞古熒反又音螢○鼎按今本亦狩數所主反洞大弄反一音童爲洞古熒反又音螢又音迥熒澤音螢之顱魚輦反又音言又音彦仲壬而林反亳步博反大甲音泰中分並如字又丁仲反而相息亮反下同老叟素口反忘亡亮反爲其于僞反粗有才故反又音麤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三十 大尾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三十

哀公 起十四年 晉 壯氏 集解
盡二十七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絶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宇鼎曰西狩公狩也、故叔孫氏之車子獲麟焉不書狩者何怪、正義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麋、麋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麋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息軒曰、孔子絶筆於獲麟者、以麟爲王者之瑞也、今麟至而時無明王、是失其所以爲瑞、反以自喻、知明王不復興、乃因魯史、寓聖王而不待年終而絶所以治天下之大經筆於此一句而止大法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垂教於後世、是春秋感獲麟而作也、此邾射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文同、作非麟應春秋而至正義載諸家說不可從、

齊召南曰、小邾以下三叛人不通數此皆傳補經也、各本俱爲四叛人者、以春秋止于獲麟與經平寫、唯舊本比用日獲得也、傳稱庶其等爲言西狩得

增註 校本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

經文低一字、甚是、又案、杜注以下皆魯史記之文、恐不如賈逵說、是弟子所記、 元粹案、秦氏舊本、以下經傳皆與聖經平寫、殊爲失体、今從齊氏所引舊本及馮氏左繡之例、 履軒曰、續經疑出於左氏之手也、不必別撰弟子、存參、 案續經傳說又載篇末、宜參看、錢大昕曰、狂、唐石經旁从王、釋文、狂、其廷反、蓋讀狂爲上聲、相臺岳氏本亦作狂、而圈上聲、與釋文合、今注疏本誤作狂、并釋文亦改爲其廷反、攷古字書無狂字、武億曰、杜注、車子、微者、讀從車子絕句、服注、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證之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今本無士字、是服氏所據、讀從車字絕句、史記索隱、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爲姓、非也、亦以車子絕句、與杜同、 元粹案、沈彤以爲車下脫士字、王引之以子鉏爲氏、安井以子鉏爲字、総不如杜注之平穩、孔叢子亦與杜注同、 履軒曰、春秋感麟而作、故絕筆獲麟、固不須問魯史書與否也、注泥、

以下非仲尼所脩記也、

簡公然、弟平公驁立、

鉅野縣有大澤、故得鉅名、鉅、大也、在曲阜之西、故稱西狩、不書地者、得常不書也、車子、謂將車之子、故爲微者、家語云、叔孫氏之車士子鉏商、註、子姓也、與此異、

舉國不識、無由得書、故杜解之、

接異事、謂外於前事者、 林註、千乘之國、謂魯者、千乘之國也、朱註、有事、謂他日魯人背約而伐之也、故者、謂其伐之之故也、言

増註 校本

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射音亦 句古侯反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 陳宗豎出奔楚、無傳、○豎上主反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向舒亮反 莒子狂卒、無傳 ○狂其廷反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衞、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衞、無傳、○鞅於丈反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 ○復扶又反 陳轅買出奔楚、無傳 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無傳

傳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 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遙反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

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
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
也、由弗能、（濟、成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
寵焉、（簡公、悼公陽生之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闕、苦蟹反）及即
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
逆也、君其擇焉、（擇、用也、）一人、弗聽、子我夕、（夕事、視事）陳
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一氏之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
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
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弁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遺、去聲、潘、
音翻）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
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及己、）爲之故、盟之、）初陳豹欲爲子我
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己、（言己、達之、）已有喪而
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
肩背儳、（儳、如字、又上聲、僂、力主反、）望視、（目望、）事君子必得
志、（得君子意、）欲爲子之臣、吾憚其爲人也、（恐詐、多力、）故
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
他日與之言政、說、（說、音悅、）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
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
疏遠、○說、音悅、女、音汝、如字、又于萬反、）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岡龍洲曰、子何辱之不問其伐之有理而不肯爲平、言本當與否、使我戰、必于爲榮、

齊召南曰、齊世家全濟言謂使我與之用此傳文、而於田敬要其言也、

仲完世家則曰、子我者闕止之宗人也、離闕止子我爲二人、誤記日、輟朝而顧、不矣、息軒曰、據世本有異事、必有異慮、鞅是陳恒從兄弟、恐非鞅別是一人、姓諸御名鞅、非陳無宇之服虔云、將往夕省孫也、傅遜曰、陸云事於君而逢逆之昭十二年傳、右尹子殺人也、陳氏方睦、華夕注云、夕暮見也、記者之辭、按陳宗柳宗元朝日說引此陳氏之宗廟也、下傳文亦以爲暮見、愚並同、服云陳氏宗謂昭十二年夕固子長之家、盡集陳氏華莫見楚子此處夕、宗族就成子家盟

應是子我夕視事耳、也介音界、棋介也其下文陳逆殺人逢亦因也、按已有之之遂執以入可見爲已或據史記豹有疾而止作人已之

元粹案、輯繹已有之已賈解益是因上已亦作已指陳豹不文而衍耳、可削、家語有望羊此望陽

倅順煊曰、史記孔子世家眼如望羊繹名視言遠望仰視益繹姿容望羊羊陽也、羊眼人也林註遍言陽氣在上舉頸高、緩其事不敢以告似若望之然也羊陽馮云何害在我對古字通用　履軒曰、憚其爲人說、按與得志謂違其所欲也、晉語獻公曰、口在志字屬豹不屬子我、寡人知伯曰、難由我語勢同、

息軒曰、違與回通、邪也存參

增註　校本

履軒曰、四乘、四人共一車、兄弟中、未詳其誰、　陸粲曰、史記齊世家司馬貞注云、世本陳僖子乞産成子常以下凡七人、若昭子則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此稱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同入公宮、不可彊以四乘爲八人、增叔父爲兄弟之數、此服虔杜預之失也、今案、孔疏亦引世本、以昭子莊爲僖子之子、與司馬氏之說不同、

不從、謂陳氏不從子我者、遂以子我之言告也、服云、蔽、謂子我、子謂成子、隱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間也、附註、四乘、四人同乘也、疏引世本作宣子其夷、廩丘子鑿茲穉、支出子芒盈、索隱引系本云、陳僖子生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鑿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据此、廩丘子意、卽尚鑿茲、芒子盈、卽茲子芒盈也、注有錯謬、索隱又曰、昭子、成子之叔父、

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

增註

疑其欲成杜義而妄言耳、　服虔曰、侍人御之閹豎以兵御陳氏也、　陸粲曰、侍人、公之侍人也、故得在內而禦陳氏、
元粹案、有如陳宗、謂陳氏先祖鬼神罰之也、注未是、
馬宗璉曰、大門、公宮之大門、以閎爲宮中小門、推之可見、
闞園曰、子方辭陳豹之車而弗受、必無矯命奪車之事、或者謂取車於道者陳逆也、陳逆將取而與子方、而子方去而及郲、衆知其爲子方而東之、

校本

不名莊、按成子又有兄瓘子玉、服云、欲徙公令居寢也、按家語、齊大史子餘數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或云子餘亦陳氏之黨也、將出奔者、詭辭以激怒衆也、誰非陳宗、謂陳宗之支族衆多、子我不足畏也、有如陳宗、謂陳宗之先祖鬼神也、與定六年傳有如先君同、子我歸、遂接殺待人後、

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屬之欲反、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弇於檢反、又音淹、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郲、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郲音而、出雍門、齊城門也、○雍於用反、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

也、此說可從、

惠棟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

履軒曰、齊公是悔並陳闞以致禍也、鞅固言不可並、而已不言必誅陳氏矣、

汪中曰、薄卽亳也、故曰宗邑、 林注、乃以七邑增益向魋鞌邑也、

江淹書云、何以見燕趙悲歌之士哉、本此、

大室云、此言使夫人請公就魋家享也、因請者、因魋求請也、

孫鑛云、薄卽亳、尚書大傳夏人歌盍歸乎薄、卽此、

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施式豉反)東郭賈奔衛、(賈卽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為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長上聲)

增註

馬宗璉曰、水經、睢水東過睢陽縣南、酈元曰、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為逢洪陂、御覽陂作澤、是逢澤卽逢洪陂也、開封東北逢澤、非宋逢澤、其遠不待辨矣、 元粹案、舊本麇作麋、非、阮元云、釋文亦作麇、云本又作麋、石經宋本淳熙本、作麇、王應麟困學紀聞昭十四年正義引

校本

左師每食擊鐘、記者之辭、曰、迹人至、逆子、子仲設為之辭、使皇野以乘車往迎向巢也、

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註、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開封去宋都四百餘里、非輕行可到、故以遠疑之、欲速往田獵、

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惡去聲)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迹人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麇焉、(地理志言逢澤在熒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也。介大也。○麇九倫反、獐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難乃旦反、下同)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

並作麋息軒云麋麐也麐澤獸也作麋是也又案注哭舊本誤作榮今訂正、傳遯曰陸云會私言已嘗與左師私暱猶云吾嘗獲於天子爾傳曰来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愚謂杜說是也上文云君憚告子野曰試私告焉其文甚明陸以他傳句一之誤矣　呂祖謙曰其父兄故臣老矣安祿顧寵惟恐失之故不可而新進英銳猶可以義激故曰從吾君之命
息軒曰父兄故臣與魋親舊故曰不可新臣與魋未親未親則明知其非故曰從吾君之命存參　案祇適也見襄十四年舊本作祇非也
履軒曰左師本意不欲滅魋又懼討焉、故刼大夫以入于曹不得質而入也入字正同、

天神先君鑒臨之、是誓辭也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璣為牙齒兵象此天子之法諸侯於封內蓋亦以瑞發兵呂氏云父兄故臣老安寵祿新進英銳以義激發、

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頎音祈）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子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質音致）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舍音赦、又音捨）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

増註

王符曰、衛之公族有公文氏、

校本

要誓之言、

息軒曰、牛、宋人而宋方逐向氏、其反蓋反於孔氏也、人皆有兄弟之歎、蓋在此時焉、

鍾惺曰、聖人舉動有其理、實有其事、請討或疑孔子無此言、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鍾氏云、聖人舉動、也、宋儒乃駁之、夫討有其理、實有其事、則用兵豈有用兵而以衆加半、所以討惡其衆者乎、

元粹案傳云、孔子辭、理兼勢論、好謀而成、是也、請三是論而論語有之三子告、是也、請二是論語為正、所録、故唯記其與會、亦當以論語為正、

蘭圃曰、朱子注君言耳、

論語云、孔子嘗為大夫、而今致仕、然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者、謙辭也、杜云嘗為大夫、林註、成備禦嚴固、而去、故言後、如此則孺子之從者、不能成之後二字、不冠從字、入成、

邢昺論語疏亦云、孔子為大夫、而今去、故曰從大夫後、不如朱子說穩、

履軒曰、使、即有使矣、蓋為宰使也、不當作有司所遣之使者、

又曰、聽共、謂聽候乎供給之命存參、

其邑齊所與之邑也、不同、不同仕也、

林註、阬氏句、卒於阬家也、

復之三子而告之乎、必可行也、論語何其言之反覆哉、正云之三子告、此無義、雖有辨、竟不免附其文者、傳是史官會、亦當以論語為正、所録、故唯記其與耳、蘭圃曰、朱子注君言耳、

論語云、孔子嘗為大夫、而今致仕、然尚從子意在繭絲夫之列、言後者、謙大夫之列、言後者、謙辭也、杜云嘗為大夫、林註、成備禦嚴固、而去、故言後、如此則孺子之從者、不能成之後二字、不冠從字、入成、

邢昺論語疏亦云、孔子為大夫、而今去、故曰從大夫後、不如朱子說穩、

履軒曰、使、即有使矣、蓋為宰使也、不當作有司所遣之使者、

又曰、聽共、謂聽候乎供給之命存參、

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適吳、示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

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悼賢者失所、○惡去聲、阬音坑、或音例、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日齊音齋、三如字、又去聲、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日齊音齋、三如字、又去聲、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

成、洩孟懿子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馬、病、謂民貧困、○爲于僞反、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使去聲、

使孺子鞫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祖兒哭于衢、

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內如字、又音納、共音恭、懼不歸、不敢

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

息軒曰、無丕蓋簡公之黨、鄭伯伐宋、蓋報十二年嵒之役、大雩、旱也、趙鞅數伐衛、蓋欲納蒯聵也、晉侯伐鄭、以鄭屬吳也、林注、公孫宿以成叛魯附齊、

馬宗璉曰、郡國志、下邳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

尸、柩也、案聘禮、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間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也、若入境未至國都、唯以尸入殯於賓館耳、今貞子卒於境內、未至國都、而芋尹欲以尸將事者、以吳

無丕出奔北燕。傳無 鄭伯伐宋。傳無 秋八月大雩。傳無 晉趙鞅帥師伐衛。傳無 冬晉侯伐鄭。傳無 及齊平。魯與齊平 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彄苦侯反

傳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 及良而卒。良吳地 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 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 ○勞力報反 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 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 ○備使所吏反、下同 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 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其殯斂所須積聚之用 ○共音恭 積子賜反 一日遷次。一日使遷次 又如字 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遭死則以尸行事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 若不以

馮李驊曰、杜注、上介人不納、故引禮深正使也、蓋因舊注、敢辨之也、非禮之正、辭上介絶句而誤也、附註、敢辭絶句、上介屬下、或屬陸粲曰、備具也、言備使數而已、蘭園曰、上句者非、蓋固副使、然備使只言備使臣員耳、杜云、備猶副、拘矣、下備使奉尸將命、若為副使、則與上文不應、陸粲曰、共積、謂共給委積也、息軒曰、一日句絶、言當行而不行、廢棄日力、共給積聚、以棺斂、如此者一日、乃遷次、言急於致命、

朱註、貞子身無福祿、不為天所愍恤、

蘭園曰、朱子云、按禮、賓入竟而死、則以尸入殯于館、而介攝其命、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問之後、

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行、林註、今聘使道死、而不得以尸行命、是遭所朝聘之喪、則亦須自還也、

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內如字又音納）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過音戈）仲由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陳氏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曰然（然去聲）晉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宰公孫宿也○贛與貢同）齊平子曰人皆臣人而有肖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

而寘死則以柩造朝（即彼載此其爲不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可明矣）子辛于竟內（竟禮唯可以尸而入殯于寘館羊尹乃欲以柩造朝以尸將事而吳人內之杜注又以爲知禮皆失之矣　元粹案遭喪遭主國之喪也文六年季文子聘於魯求遭喪之禮行與此同）

朱申曰非吳君與舟前有水潦隕尸等語故以非舟人濟涉之過也（終饗陳氏終饗之也）

增註　校本

錢大昕曰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林註吾今受命使義別子貢名賜字當楚矣　於是齊從之贛論語作貢禮記子路之言與魯讀唯樂記一篇稱子贛和餘與論語同左傳定八年皆臣事於人則十五年哀七年十二當一心事上今公年作子貢哀十五年孫成而有肖人之十六年廿六年廿七心朱註而汝也年作子贛

顧炎武曰陸氏曰喪失也成謂示室背曾林註將安用貢不出奔是自喪其宗國義之名哉也

履軒曰館適各舍見客也

而、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
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
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
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
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
○爲去聲、冠如字、又古喚反、因
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
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
入于高魚、齊邑、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
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孔伯姬、○蒯苦怪反、聵苦回反、下同、悝
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伯姬門反、長上聲、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
使去聲、大子請、閏月、
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
三、○無與音預、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爲大子請、
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也、昏二
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乘去聲、下同、寺
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辭姻、
妾以告、自稱之辭、姻家之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
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

寡、齊五軍五百乘、爲晉所獲、
息軒曰、一里二十五家、索隱云廿五家爲
家必立一社、書戶口里里各立社、書社、
與田數藏之、故稱二者、書其社之人名
十五家爲書社耳、于籍也、
惠棟曰、高誘戰國策注曰、寒心、懼也、
齊、名南曰、漢志、泰山入嬴、萊蕪縣、即此地也、
郡有嬴縣、即此地也、
齊之南界邑、

增註　校本

長丁丈反、又如字、
身長也、朱氏以爲年長、
朱云、雖三次有犯、皆有其罪、無預於
法也、
服虔曰、蒙衣、爲婦人
之服、巾蒙其頭而共
乘也、又曰、家臣稱其頭也、宇氏云、稱
老問其姓名、宇鼎、姻妾、益良夫知姻
曰、稱姻妾者、良夫知妾名氏、故取以詐
其名氏、故取以詐也、與豭、凡盟用牛、
非直自稱曰姻妾、
今事迫促、時難得
服虔曰、入孔氏家、適牛、故用豭耳、豭、牡
伯姬所居、又曰、先
先至孔悝所也、

蘭園曰、是蓋來寧與召獲共飮、寧聞亂作、炙未熟、倉皇舍酒而告季氏、獲乃命駕車、從容猶不舍酒、乃炙既熟、又與人行爵食炙也、炙即向所未熟之炙也、 服虔曰、召獲奉衞侯、 息軒曰、來寧以下皆記寧所爲、則召獲亦孔氏之臣、其欲乘車亦寧使之召、上不言使者、蒙上使告之使、省文存參、 履軒曰、及謂禍難來切於身、蓋言禍難來切於身、固不當逃避苟免焉、但未來切於身、不當往求而踐焉耳、 又曰、子路孔悝之臣也、非衞侯之臣、孔悝見劫、故往救之

子路字季、故論語稱季路、孫鑛云、欒寧一面告仲召二人一面駕車奉侯出奔也、或云獲史記作護、欲召子路令護車也、亦通、然非杜意、疏云、此段煩碎、又行爵之句顚倒、辭義不允、若倒此句、則上下相連、馮氏云、召獲行爵二句、正叙事錯綜處、 不踐、史記作莫踐、子羔以爲季路欲救衞君、故言

甲、輿豭豚、欲以盟、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 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強上聲 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飮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炙章夜反、下同 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 召獲、衞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召上照反 奉衞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子羔、衞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 且欲至門、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 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難去聲、下同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 謂食孔氏祿、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 守門、 曰、無入爲也、 言輒已出、無爲復入、 季子曰、是公孫

增註

耳、專爲孔悝也、非爲出公、曰其難、曰其患、曰食焉、曰利其祿、皆就孔悝而言、不在衞侯矣、則與衞大夫高柴地位已異、非特氣象不同也、注不發是意、何居、古今論者皆不免是失、 惠棟曰、王肅曰、必或繼之、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也、 履軒曰、言別立孔氏宗人以爲難也、謂不以孔悝一人作去就、然亦刼逼之言耳、

息軒曰、故政、輙時從政者、

校本

政不及己、子路欲救孔悝、故言食焉不避其難、子路在外不詳亂故、只恐大子殺孔悝、故言大子必不用孔悝而殺之、必或言不唯己一人、亦別有之、林註、大子安用劫孔悝以求立、魏氏云、子路倉卒聞難、未知其詳、特以爲將殺悝耳、又云、子路賢於結纓赴難、而失於爲孔氏臣、秘紹賢於朝服登輦、而失於爲晉惠侍中、想子路事孔文子、至悝二世矣、故曰死矣、子羔事

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 因門開而入、 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言己必爲難、攻大子、繼孔悝、 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二子、蒯聵黨、敵、當也、○舍音捨、又如字、黶於減反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不使冠在地、○斷丁管反 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 莊公、蒯聵也、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故政、輒之臣、○去起呂反 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

衛政不及己故曰其來生忌也衛世家云怨大夫莫迎立是也馬氏云前于擾國則不予輒後于爭國則不予瞶雖病者離喪病困也

履軒曰獲麟後續經魯卿致事而卒不者特欲記仲尼之卒書今魯之君臣宗也則他事採于魯史孔子之聖德特命而記焉可也至于孔史官使錄其卒故丘卒何必問魯史書之也四月乙與否劉炫曰春秋五五月己丑此二之例卿乃書卒縱令說四月乙丑爲正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每時必書首月既書杜諺息軒曰經書夏四月則必非傳皆曰四月己丑杜五月己丑云四月無己丑乃其所譽長歷之誤耳

晉衛俱出自王室前日衛人執逃不納蒯聵今而君之是天誘其衷也

武億曰釋文云余嘉乃成世絕句愚謂此傳云方休天之休宜以成字屬句世字方始也林註不斷連下讀猶言嘉其勳爾祿位不保爾休使世享祿位也釋命後雖悔恨不可追及或云此二句文休許虯反美也

臧庸曰周禮注鄭司農引傳作閔天不淑起本五經異義左傳曰旻天不吊非秋也然則之德行以諡之也天不弔非秋也然則之德行以諡之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十　三

傳十六年春晉成衛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

而奔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所也○鄢於晚反

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

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

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

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

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

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休弗敬弗休

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

誄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

請亦嘗之歸告衛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衛世子爲明年蒯成奔起○蒯莫干反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

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二月衛

子還成出奔宋卽蒯聵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皆從告

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十一日月必有誤○孔子卒不稱孔子此已下無復經矣魯襄二十二

增註

漢本左氏皆作旻、說文及後漢東平憲王傳注作旻天、必傳寫之譌、旻有閔傷義、故公稱旻天、毛詩傳最是、陸粲曰、弔恤也、言不相恤也、傳每言不弔、杜亦多訓恤、此與昭廿六年群不弔之人、皆訓至、誤也、慭遺一老、詩十月之交文、鄭箋曰、慭者心不欲而自彊之辭、爾雅慭彊也、皆與杜義異、王肅曰、屛輔也、惠棟曰、鄭玄曰、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謚、孔氏駁之、案字謚見穀梁、非康成臆說、以字為謚、左傳有明文、孔氏之駁未為得也、案惠說是也、說又詳經學卮言、元粹案、祏宗廟石主也、杜此注與莊十四年、昭十八年傳注俱誤、說詳莊十四年、宜參看、王念孫曰、疑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為句、明猶彊也、周語說殺雉鬪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謂爭彊也、管子四時篇、風與日爭明、存參、

校本

周禮大祝掌作六辭、其一曰誄、爾雅慭彊也、朱云在疚、若在疚病之中也、老叶朗口反、父叶扶圭反、老疚父為韻、檀弓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林註、昏乱者必失其志、愆過者必失其所、非禮謂失禮而昏遂也、將逐孔悝先為之宴、重其酬酒幣、反祏謂反自西門取祏載之也、下類之、二疏云、禮大夫無主、今孔悝有之者僭也、馮引正義云、說文、祏宗廟主、一曰大夫以上以石為主、莊十四年註、藏主石室、昭十八年註、廟主石函、今云得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林註、或人以子伯之車從、許為得祏於車之橐中、

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慭、且也、俾、使也、屛、蔽也、○誄力軌反、弔如字、又音的、慭魚覲反、屛必領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律、法、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煢求營反、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六月、衞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貨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慚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祏音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迎之、○許公為人姓名、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射食亦反、遠于萬反、或以其車從、從公為亂、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華戶化反、

龍洲曰襲鄭謀既定乃求還于鄭國焉欲爲內應也

息軒曰而猶之也存參陸粲曰請行而期焉此語不可曉疑請問行期據此行而字行注云請行襲而字無疑訴訴子鄭之期也亦難通

孫鑛云當云請期而行却乃顛倒其字按貞山疑而字行是也謂杜註難通非也昭五年使人猶師請行七年陸粲曰周備也至也周仁猶子亹云周於德息軒曰杜注是也親仁猶言近仁周猶云周于德於仁乃感德之事非所以論白公也率循仁仁人也王震云

水暴虐也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勇力敢死之士也非勇非勇之正也非信非信之正也息軒曰言欲以成其私故求死士

息軒曰吳竟謂楚邑也與吳所接界處非謂使勝處吳邑也王念孫以吳字爲衍不可從陸粲曰未節言國力未緩尚不得節不忘不忘伐鄭也適非謂政令也

林注子期即公子結而近在子西也

息軒曰爾父謂子西記云兄弟之子猶子則父之兄弟猶父也朱云如卵謂其初時也覆翼而長育之是以爲自比也西耳武億曰注於狂狂易妄言傳云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勇力敢死之士也非勇非勇之正也非信非信之正也息軒曰言欲以成其私故求死士

息軒曰吳竟謂楚邑也與吳所接界處非謂使勝處吳邑也王念孫以吳字爲衍不可從陸粲曰未節言國力未緩尚不得節不忘不忘伐鄭也適非謂政令也

林注子期即公子結而近在子西也

息軒曰爾父謂子西記云兄弟之子猶子則父之兄弟猶父也朱云如卵謂其初時也覆翼而長育之是以爲自比也西耳武億曰注於狂狂易妄言傳云

第下言用士之次第、白公以子西不爲是以楚國第爲句、死而憂我之官、故此第作但字訓、宜讀謂其爲狂、我不余翼而長之楚國爲句、第我死爲句、令尹司馬非勝而誰爲句、存參、龍洲曰、汝若得盡天年以死、我不復成人自誓也、

高誘曰、熊宜僚勇士、居楚市南、

曰市南此曰字可味、告之故、蓋此時許以爵祿故云不爲利誘、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宜僚以劒、宜僚盡以告、二人名同而勇怯異矣、

服虔曰、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而入獻捷、息軒曰、戰備器皆備具而獻之、

謂我服列兵、不必如所得既多、欲因獻與吳戰時、如杜注、乃用之以作亂也、按、上文家備盡往、注、私家甲兵之備、本息軒曰、扶如扶吾眼文語同、而注異矣、

縣吳之東門之扶、謂扶挑發也、

拔取之豫章根盤難拔、故標木名、未必大木、若是大木、子期雖多力、必不能拔、即能拔之、不可以擊人、注乞曰、不能守人、不達傳意、又曰庫若焚之、勿令人害、即高府、楚國藏穀之庫也、見於下、

林注、焚庫以息覬覦也、按淮南子、白公不能發庫分人、未詳、

增註　校本

陸粲曰、記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鄭玄曰、險、傾危之道也、履軒記曰、小人行險以徼幸、偏重不均也、

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鎧苦代反　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慝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彗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彗章大木、抉音決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鎧苦代反　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葉、蔡遷州來、楚遷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
則離敗、欲須其饜而討之、○徼古堯反、饜
於豔反
閒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
管仲之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
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
林注、廣庇覆、以及
若安靖楚國、臣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
於我是我之願也、
惠棟曰、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
高府之粟、蓋宮中府、
淮南子、王子閭張
名、馬宗璉曰、上言
高府、楚之府、
焚庫即謂高府之粟
宮、高府之宮、
也、惠引淮南未詳、
惠棟曰、闔公陽是闔
閭之名、養馬之賤者、非
大夫、息軒曰、宮謂
陳廣野曰、胡不冒與
胡冒、其言異義、葉公
之心一也、然冒者則
無所於齊民、不冒者喻農人、釈文云、
良是葉公之能得民幾本或作冀、
心如此、
朱申曰、人人皆奮討林注、民知脫於死
亡、其亦皆有奮發
討賊之心猶將旌
表葉公之姓名以
龍洲曰、箴尹、楚官也、徇告楚國之人、
固人名、
息軒曰、其可保乎、言
其成不可保焉、又
曰、釈文與一作興、案、其可保之身乎
是使箴尹固攻之也、
增註　校本

卷三十　十六

如望楚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
望也、若之何不冒、乃冒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冒、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
穀也、日日以幾、
冀、君來、○幾音冀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艾、又
音乂、又
音礙、民知不死、其亦夫自奮心、猶將旌君、以
徇於國、旌、表也、○徇、
如字、又音扶、而又掩面以絕民望、
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
得民心、遇箴尹固
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
公拜、子高曰、微二子、
者、楚不國矣、二子、西子期也、相
舉之敗二子功多、葉德從
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

傳若作與下不必言繹詰匿微也舍人以詳味以字作與為云匿藏之微也郭長璞云逃藏也

元粹案亨舊本作享非也阮元云宋本亦作享石經初刊同後人妄增四點非是又案錢大昕云諸本多事下無也字蜀大字本與國本建大字本有今從之阮元云岳本有也字與石經合宇鼎曰賴黃蓋宰其地者不然何以氏言之

武億曰注云以能占夢見愛是讀從占夢行後來必有此等

接近世相名之言

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奧如字一作與）謂與廢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王孫燕奔賴黃（賴燕大夫鎖黃吳地○鄭烏練反縶求龜反）沈諸梁急二子（僖二十三年子西子期之子）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寧安也）而老於葉（傳終言之）衛大叔遺（大叔遺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詐占卜夢而言○去上聲）乃逐大叔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大叔遺（大叔遺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

壁人遽文孰此非也事君子懼之（僖二十三年子西子期之子）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寧安也）國觀為司馬（子期之子）國觀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

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詐占卜夢而言○去上聲）乃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

火燭也）亡君出公輒也）或云良夫意在不息軒曰幄幕可弛張材幕可得大子錯移動傳言於精圃又會其意此所謂無言成是一定不動非辜也）幄幕也幄當讀為握握亦帳也蓋衛侯作小屋於精圃其形如握而刻虎故名虎握）三之後謂死罪有耳（履軒曰虎幄蓋三之後也諸者應張虎皮用為幄幕也之次哉者應之疑存參）馬宗璉曰精是口允而心未允圃圃名注鑿（蘭圃於精田之圃新）

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詐占卜夢而言○去上聲）乃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棘（言之）衛侯占夢（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遺奔晉（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之子也（將密謀殺衛侯故先問之）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蒲圃（於蒲田之圃新）

曰宋九五年傳衛侯始食落成之也按爲靈臺于稽圃即此楚靈王爲章華之稽圃蓋圃之名也杜臺成願得諸侯始注非是 履軒曰襄升爲與此相似甸未詳凡駕馬車皆釈文應應對之應一轅適于上下此何四丘爲甸出車一用持稱焉故杜注不乘故以甸爲名乘可從兩牡亦不見偕甸同也良夫大夫禮之意 息軒曰自大夫不得乘故知非大車車皆一轅大卿車也兵車一轅子以衷甸爲一罪則兩服二驂是爲四衷甸非一轅也竊謂馬今駕兩牡謂之衷甸即中乘謂服馬衷乘者蓋四馬上古者駕車雜用牡馬乘兩馬中乘大事六故牡馬皆騸詩言四駕四小事駕二諸牡贊其盛也蓋大夫侯大夫士駕二無服馬當用一牝一牡四紫衣君服礼無而良夫用兩牡故以明文蓋當時人君爲罪耳故傳不言兩好服之故臣下不馬而言兩牡甸乘古得服也裘上有褐

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爲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甸時證反說文作佃一轅車也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陳直覲反句古侯反著直略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

字通 履軒曰紫衣褐上有朝祭正服衾色非禮也注以爲襲則重此二衣褐君服者謬狐裘蓋狐則袒正服露褐衣白裘袒裘脫表衣見礼於君所唯露褐表衣矣表衣必單袒故褐裘近君釈斂裘也上文紫衣即是衣無露裘今食熱之非因熱也只是宜今又不釋此三者狐裘之美耳是爲不僭偪于君也衷甸敬之罪也 蘭園曰僭卿耳故不數莊公曰三死無與太椓諺通楚辞謡諑子曰三之後有罪殺謂余以善淫注楚之則殺之必須四罪以兩謂愬爲諑又也蓋乘衷甸而牡一譖也呂覽椓崔杼也紫衣狐裘二也袒之子令之爭裘三也既有三罪又 致師見宣十二年不釋劍而食是大不敬之事大子所以殺之也而曰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者特在其帶劍食前者耳既數之以三罪而後以帶劍食殺之也傳文太簡第以太子使宰以退緊承接

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并如字又必政反晉趙鞅使告于衞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衞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譖父欲速得其處○難乃旦反椓中角反夏六月趙鞅圍衞齊國觀陳瓘救衞國觀國書之子○觀工喚反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四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衞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楚白公之

増註

不釋劍而食句以見其意且取三罪與上傳相呼應杜云三罪紫衣袒裘帶劍又云食而熱故偏袒陸謂衷甸兩牡當爲罪之一若不數衷甸則傳何言之誠是又以袒裘帶劍爲總是一事猶仍杜因食而熱袒之説袒裘是既至之時不釋劍是食之時何可爲一事乎　又曰句卒義未詳中井云枝軍也猶戟之有句枝也　息軒曰句讀爲鉤鉤引也張虛聲引敵使之左右以分其兵故名句卒下文所云是也存参　陸粲曰椽與豙古字通篆此説載下欄故下文略矣　傳遜曰貞山於文義之稍難通専以古字通用爲解古字固多通用者而亦有各爲意義者此椽從木與從言自不同彼從言者固讒譖之義此郎詩云椽之登登椽實也盖使人實其

校本

釋文卒本又作帥、
釋文豙本亦作鄒、音了、

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積子賜反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鄀音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畛之忍反一音眞唯其任也何

増註

父之罪耳　齊召南曰傳云國子實執齊柄按此時陳氏専齊久矣如此所云則國氏尚爲上卿但政權一歸陳氏耳高無平於十五年奔北燕於二十三年又帥師禦晉師則高氏亦仍爲上卿矣　息軒曰謟滔通滔慢也言一定不變　陸粲曰有憾於陳不知何事殆非爲貞子弔也　履軒曰令尹之憾恐別有所指也今不可考若弔呉未足以爲憾豈嘗伐陳未得志之故耶　蘭園曰枚卜恐與書所謂枚卜功臣之枚卜同歴卜之義盖歴卜數人而唯子良吉

林注過於其志之所望所望卽占者之望也

校本

按典字倒舎字順、
言天必以陳授與
令尹之子、
按史記楚恵王四十二年滅蔡又在春秋後二十二年、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謟疑也○謟本又作滔他刀反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呉陳使貞子弔呉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舍音捨又音赦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

故以爲令尹也、校卜下宜句存參、蘭園曰、昆吾助桀爲惡、成湯誅之、然其裔孫猶在、孫緬云、漢有複姓鍾吾、昆吾以國姓是也、此蓋言昆吾滅而爲墟、今登其墟、有緜緜生之瓜、以比其子孫不絕、昆吾有大罪而滅猶然、況我以無罪死而絕嗣、言外見其意、下文乃言呌天而訴、杜喩以小成大之功之說似未然、履軒曰、緜緜不絕貌、無辜謂罪不當死也、非一事三罪之謂、注何煩瑣、息軒曰、說文、貞卜問也、爾赦逃其占不可信、故又自問卜也、陸粲曰、方羊通作

北宮、衞侯之別宮、衞侯常在南宮、今夢在北宮見人之譟也、昆吾在北宮之南、故此人北面向君而呌譟也、足利本初生作之生、瓜叶姑、

周禮、大夫占色、史占墨、君占體、赤也、一作赤色、方羊勞苦之狀、方羊、又作彷徉、猶屛營徬徨、劉炫謂裔焉

過相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

衞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衞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城中、○觀工喚反、虛去魚反、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己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衞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幷數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幷必政反、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胥彌赦、衞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衞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殺而逃也、○難乃旦反、下同、衞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繇直又反、竀勑呈反、衡流而方羊、裔

彷徉、廣雅曰、徙倚也、履軒曰、鄭衆曰、方羊遊戲也、劉炫曰、卜繇之辭、文句押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傳遜曰、以裔訓水邊、尤不經、且以裔屬上句、亦不成文、刘訓裔爲遠、固爲字義、然果何指乎、蓋此大國本指晉而言也、錢大昕曰、刘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穎達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墳疏引左傳、如魚頳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刘氏讀合、且引鄭衆注爲證、仍不取杜說、陸粲曰、竇字亦作窬、音豆、一音臾、許氏說文引圭竇作圭窬、是二字通也、此塞竇宜音臾、與踰爲韻、其上二句、以羊亡自爲韻、惠棟曰、司馬貞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

二字宜向下讀、盖竇讀徒、踰讀由、可互叶、附注竇亦作竇、音豆、一音臾、此竇踰一叶、上二句、羊亡爲韻、後子孫也、出遜也、

増註　一　校本

焉、衡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衡華盲反、又如字、方蒲郎反、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衞、春伐未得志故、○復扶又反、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衞人之衰、衞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衞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蒯聵也、○般音班、鄄音絹、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衞卿、石惡從子、○從去聲、未

戎城濟陽與衛相近故莊八公登台望見戎州又隱七年云戎伐凡伯于楚丘是戎近衛
案本或閉作闔
龍洲曰髢若髮也言人髮少聚它人髮益之也

或云姓字似衍
入入己氏也

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言乃自後踰○隊音墜折之設反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己音紀又音祀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髢大計反又庭計反髲皮義反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女音汝

增註
闔閭曰定八年晉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杜云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是大國涖之小國執之也王士慎池北偶談云發陽之役衛石魋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之唯鄫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法孟彘故不從杜注此傳云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則彘也馮氏云此陽以小國自謙實陰以大國自居也與上無所稽首同意徒謂小國當執牛耳者失之
田丙之兄

校本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敖如字一作驁五報反莞音官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衍以善反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鄭地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魋徒回反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宋皇瑗之子麇瑗宋右師○瑗音院麇九倫反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

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何其說之相戾乎焉、蓋前舉其合盟法者、與不合者示之耳、

惠棟曰、說文曰、鄭宋地也、讀若讒、疑般采邑、息軒曰、般以邑氏焉、故稱鄭般、盖鄭之從兄、非親兄也、說文鄭从邑毚聲、或从刀作劖非、

龍洲曰、子仲怒鄭之不從也、元粹案、林注怒字絕句、以弗從爲子仲弗從鄭言、卒立非我爲嫡、恐非、

惠棟曰、汲郡古文曰、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

雖得罪時克在下邑、不與其乱、故至今無志、

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誤、

邑以與之、鄭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雖亂故在　鄭仕咸反　慍紆問反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鄭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　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非杞姒子仲妻　○適音的　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　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麇則不可知　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還、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緩戸管反

龍洲曰、楚將命令尹、卜子國也、

履軒曰、如志占辭也、前年子良之卜、過於其志、可例而推焉、

龍洲曰、古昔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命之以龜、我志既定、而衆謀議其可不可、則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此正聖人神

此篇五志字、前兩志字屬子國、後兩志字屬王、末志字即古志也、

尚書序以大夫師長、

今大禹謨能作先、志定然後卜筮也、釈文尚書能一作克、克亦能也、

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　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　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　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　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　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

道設教之意也、

龍洲曰、魯叔青如京師在今年而敬王崩在他年、疏說盡矣、

敬王崩年未詳此為終喪弘之言設錄之耳弘言在昭廿三年、世族譜敬介立貞王、貞王崩元王赤立、周本紀又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未詳孰是、據史是年晉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哀十八九廿年

傳煩十簉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上也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刪噴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宜、越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長弘言東王必大克、故青、叔還、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為去聲、下為降同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狗言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忌吳子名、驟數也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不許遂歸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過矣、信然、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過矣、信然、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旁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趙孟、襄子之簡子、質、盟也、○質如字、又音說、如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

龍洲曰使知襄子憂恤之心

朱注爲吳降之

龍洲曰志父趙簡子鞅趙孟之父也謙稱吳君之先臣

按此言吳嘗干犯離間齊晉等國從猶遂也

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閒去聲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音恭

惠棟曰高誘曰史黶史墨也履軒曰進退吾是公私上下之間已進思惡唯史黶時而後盡忠退思補過文意言故人不厭其言與此同案朱申曰故云宜哉貞山疑黶言黶之爲人進在朝與王聞黶語者省廷而無怨惡之者退在家而無誹謗之言王震曰進退以時行時止二句民象傳語進在朝也退在家也按議他人興亡者爲世所笑不可得矣時行時止二句民象傳語

王弗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敢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難乃旦反使問趙孟遺唯季反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句古侯反史黶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黶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黶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諺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說勝吳欲襲中國

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

時人無謗惡之者存參、王引之曰、杜訓皐爲緩、於古無據、云數年不知答齊稽首、亦非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蒙、已不知答稽首矣、何待數年乎、皐當讀爲咎、言魯人不答稽首之咎、數年而猶不自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古聲皐與咎同、故字亦相通、下文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正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年不知其咎也、呂氏春秋、胥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怒貌此之謂也、是高蹈爲瞋怒貌、說文、蹶、跳也、蹈亦騰躍之名、故高注訓蹶爲蹈、淮南子、蹈騰昆崙、蹈騰連文、而其義相近、凡人喜甚則高躍、怒甚亦高躍、故曰高蹈瞋怒貌也、杜以高蹈爲遠行、亦失之、 蘭園曰、傳遂駁杜云、邾以小國從兵、其事輕矣、何憂之有、魯被兵反不憂耶、以齊魯主賓言、必矣、愚謂、斯齊人譏魯之詞、非對魯人而言、雖魯不無憂、豈以齊魯主賓言哉、杜注爲主、蘭園曰、杜云、競遽也、

士喪禮復魂云皐其復注、皐長聲也、緩聲而長引之故爲緩按、引慢不撿之意、林注、先至齊地故言在寡君之軍爲魯君僕從之人、未有次舍、請除治館舍於舟道、馮氏云言魯君來太早、故齊僕人未曾預備宿次也、傳遽亦譏其來早也、此二僕人皆屬齊、似是、或云上勤翹勤也、下勤勤勞也、翹勤見西征賦、 哀十年隱公奔齊、革爲邾君、十年矣、仍称大子者、承其父歸之下、故繫父言之、滅、呉詳國語等、京曾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婦人多以姓繫夫、此繫其子、林注、康子有職助祭、劣遽也、

宋元公 — 夫人景曹 — 景公
女子 季平子妻
季平子、桓子、康子、

增註 校本

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數所主反、覺音角、又古孝反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息、閭丘明之後○先悉薦反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次舍也、○傳中變反、比必利反、爲于僞反、下注同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爲魯除館、

傳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呉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呉所囚、十年奔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呉、請使呉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甬音勇、句九具反、又音拘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傳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與音預、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

林云社稷之事謂祭宋景公若李桓子祀也傳謂二注皆非之賈氏翻若增益社稷之事謂建國大之義　稱先人祀事若祭祀則當云宗廟之事云又競之字足以舉旌繁之美義蓋謂其職事之盛傳云称副也旌旄不可忽而幣雖薄訓競為遽既薄亦不切事理愚者謂社稷之事誠如傳說而可若職競之義則否按大雅烝民職競用力朱傳云職專也專競用力為之此訓亦然　傳遬曰杜云彌遠也鄭謂康子自稱不應云遠以自疎于宋且以遠訓彌亦未之有蓋彌增也彌卜吉凶於宗祧兆甥猶言曾孫也以父已告又何為再為之甥而已又為甥之子耳　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　馬宗槤文隰作濕云音褶曰賈子新書審微習本又作隰篇曰繁纓者君之駕飾也薛綜西京賦注并馬冠也又髦以璫玉飾之纓馬鞅也繁說文作鞶云馬髦飾也是繁為馬髦之飾或以璫玉為之非纓也　履軒曰李氏自守其舅氏魯國之政何關杜自泥終前事之說不可從他可例而推焉　馬宗槤曰呂覽篇云顏涿聚學於孔子後漢左原傳云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卒為齊之忠臣蔣非子十過篇云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是庚非齊之忠臣蓋田成子之黨故成子後復使涿聚之子仕為大夫又加以五邑

息軒曰令力呈反句絕軍吏令衆曰繕治戰備將進攻齊蓋晉人將退恐齊人追躡之故為謬令以誤齊人使之不得

也曰以肥之得備殤甥也　殤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殤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　腆音智

宰嚚進其可以稱旌繁乎　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繁步干反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　荀瑤荀躒

師馬駭逐之孫知伯襄　知音智

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不　晉大夫

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馬且齊人取我　御

夫○魚呂反

龜於宗祧逐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　知音智

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　治直吏反英丘○丘守又反

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　使所吏反

犖丘　犖丘隰也

齊師敗績知伯親貪顏庚　顏庚齊大夫

夫顏涿聚○涿丁角反

越諸執來聘報叔青也○使所吏反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

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十六年傳二年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二年寡君欲徼

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

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石臧宣叔之子

將進　晉軍吏也

繕治戰備　繕章齊

追也、

傳遜曰、陸云、衟者踶踶之義、此當作衟説、文字林皆云、衟夢言不慧也、三蒼云、謊言、廣雅云、𧫍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寢中謊寢之言耳、諸説固有理、但傳文從足、愚不欲改之、杜云過也、猶今人俗言跨大步耳、　錢大昕曰、説文引春秋傳云噧言、今左氏無此語、此傳衟言、服云僞不信也、杜云衟過也、釋文衟戸快反、與噧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説文兼收噧讟二字、噧訓高氣多言、讟訓諔諔、又訓誇誇諔之義、較過僞尤長、然則噧言即衟言、亦可作讟言也、存參、

林注、天之奉晉亦已多矣、又安能進軍而攻我、字林、衟夢言不慧也、附注、衟當作衟、三倉子劇反、謊言也、

附見、猶言也、使宗人演言立夫人之亂也、按此使皇見古典也、宗司宗官也、哀公父定公名宋、故避諱稱商、

往歲克敵、（獲顔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衟言也、（衟過也、○衟戸快反、謂過謬之言、服云僞不信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餼）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不知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贑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

孫志祖曰、注云、嚭故呉臣也、案越王滅呉誅太宰嚭事、見史記呉越世家伍子胥傳、又見呉越春秋、二説並雜言嚭、越滅呉在哀公二十二年、則此時安得有太宰嚭乎、陳句山先生云、史公必不誤、恐二十四年之太宰嚭又是一人、而杜注誤也、志祖謂越初滅呉時、未必誅嚭、越之誅嚭當在季孫納賂之後、史公特因滅呉而牽連書之、或曰、是時陳亦有太宰嚭、見礼記檀弓、然季孫因嚭而納賂於越、則不得謂是陳

增註

足利本無而字、

都爲適越起本、

將妻八字句、

呉越春秋史記、越王滅呉、誅太宰嚭、以爲不忠、王維楨評之云、此譏其大者、按史遷之言似得實、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事、其

校本

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稱尺證反、又如字）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烏路反）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説也、○適郢、越王句踐大子名）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呉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妻七計反、嚭普美反）

傳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衞侯出奔宋、（衞侯輒也）衞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說未聞焉氏云杜
言城鉏近宋邑蓋
衛侵出近宋境似
衛人以
欲弃宋故
弃宋告也林注臣
足有創疾無常人
歡也蕭山毛牲曰燕
飲君但脫履而臣則
解韤記曰燕則有踐
踐者解韤也杜氏謂
見君解韤見君字未
確須易為古者燕飲
解韤耳閻園曰異
於人必非是尋常
疾之類中井云蓋胼拇枝指之類或然
案說舊本作設李淳云設字从口聲
聲今監本或作設或作設皆非韤字从
韋以皮為之或从革从衣者非又案
注抵舊本作抶非今從十行本阮元云

之太宰也
惠棟曰諸家以為古
無見君解韤之禮棟
案少儀云凡祭於室
中堂上無跣燕則有
之鄭志云祭不跣者
主敬也燕則有跣為
歡也蕭山毛牲曰燕
飲君但脫履而臣則
解韤記曰燕則有踐
踐者解韤也杜氏謂
見君解韤見君字未
確須易為古者燕飲
於人必非是尋常
疾之類中井云蓋胼拇枝指之類或然
案說舊本作設李淳云設字从口聲
聲今監本或作設或作設皆非韤字从
韋以皮為之或从革从衣者非又案
注抵舊本作抶非今從十行本阮元云

釋文亦作抶是也息
軒云抵昌氏切說文
側擊也哉宇為擊勢
故亦言抵耳
元粹案夏戊為疾甥
期戊宇故為疾從孫
甥說已詳十一年
履軒曰夏戊之女不
稱大叔之屬而弟期
特稱焉是期之母為
大叔疾之從甥也期
與夫人蓋異母矣案
此說謬甚不可從
又曰公使優狡鬬拳
彌是只失禮而已非
有恥辱之之意狡優
人之名閻園曰拳入
彌近信在宮三匝猶
在宮執事故因三匝
與拳鬬也

兄弟之孫為從孫
側擊也哉宇為擊勢
故亦言抵耳
元粹案夏戊為疾甥
期戊宇故為疾從孫
甥說已詳十一年
履軒曰夏戊之女不
稱大叔之屬而弟期
特稱焉是期之母為
大叔疾之從甥也期
與夫人蓋異母矣案
此說謬甚不可從
又曰公使優狡鬬拳
彌是只失禮而已非
有恥辱之之意狡優
人之名閻園曰拳入
彌近信在宮三匝猶
在宮執事故因三匝
與拳鬬也

增註

校本

釋文近附近之近

大叔疾—子—孫
姊妹 嬖夏氏 夏戊 期

甥姊妹之孫為從孫
甥姊妹之孫與己
元粹案夏戊為疾甥之孫尊卑同列
期戊宇故為疾從孫
甥說已詳十一年
履軒曰夏戊之女不
稱大叔之屬而弟期
特稱焉是期之母為
大叔疾之從甥也期
與夫人蓋異母矣案
此說謬甚不可從

左傳 卷三十一

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韤○
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
殺之殺所戒嘔吐也○是以不敢解韤公愈怒
殺之殺許角反
大夫辭之不可公共辭謝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
手抵徒手屈肘如戈戟形○抵音紙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

彌子瑕○瑕音奴
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
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姊妹之孫與己
與同列○鮫衣鳩反少畜於公以為司
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匹父公使優
狡鬬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
狡盟拳彌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韤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
文要者失車之要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因三匹與

彌子瑕○瑕音奴
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
子姊妹之孫與己
與同列○鮫衣鳩反少畜於公以為司
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匹父公使優
狡鬬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
狡盟拳彌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韤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
文要者失車之要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因三匹與

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所執
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門入子疾之
宮譟以攻公鄔子士請禦之鄔子士衛大夫○鄔音絹

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斤工匠
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門入子疾之
宮譟以攻公鄔子士請禦之鄔子士衛大夫○鄔音絹

哀廿五年

不寧於褚師比等者故其言如此

息軒曰言恨之者多不速去亦將見殺

息軒曰休止也衆怒休止乃易離間

息軒曰十一年傳大叔疾臣向魋納美珠我蓋欲得衛地故焉與之城鉏則城鉏將奪衛君而亟之也釋文鉤本或作拘注同

衆怒少息而後得間三將適故爲邑態釈文易間間厠之間

林注二國將爭得

弭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援音爰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崩瞒也亂不速奔故爲我州所殺欲令早去

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

適蒲蒲近晉邑

弭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近晉界

上邑弭許不知謀故公信之

弭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冷近魯邑

弭曰魯不足與詰適城鉏城鉏近朱邑

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己爲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

公爲

支離之亥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衛

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子之公孫彌牟內間

見子之子之文子也

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

雖知其爲君間不審密私共評之

大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逐其家○難去聲

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

揮世信弗內再宿爲信○內如字又音納

五日乃館

諸外里外里所在公

遂右寵使如越請師伐衛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

季康子孟武伯

意言君載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自我始陽爲防盜先行其實欲離公衆爲脫身之計而載寶以歸衛蓋彌數効態寶必彌車載之舊注未明息軒曰支離分散也蓋分爲數隊以誤敵

李紹崧曰、提郭重僕、見公如越之初、三家皆不肯從公、故并無一人在其左右、而今始來逆、是當初已有惡萌矣、宜待今日機鋒哉、又曰、何肥也、猶言從公出門數月、到吃胖了、是譏他所以不辭跋涉者、徒餔啜也、不是訾毀其貌、故公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龍洲曰、彘武伯名也、武伯訾毀郭重、故欲罰之、

林注郭重見二子、乃告公曰二子不臣之言多、一說、見賢過反見之于公也、盡之當是饕洩之意、李孫云、武伯免行役之勞、郭重從君勤勞、不當訾毀彼之肥、李孫恭煩、都是口是心非也、是此人也、是借郭重以譏三桓也、

元粹案、舌舊本作后、非也、注同、阮元云、石經宋本后作舌、廿七年、越子使舌庸來聘、舌字同、段玉裁云、當依國語作舌、惠棟曰、掘、玉篇引作搰、云、掘也、釋文云、本或作搰、

后庸、舊臣二年、吳洩庸伐蔡、即此、按后庸外傳作舌庸、吳越春秋作洩庸、唐石經亦作舌、他書或作曳泄渫、宋庠云、內傳作后、非、

逆於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僕。○重平聲又去聲 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訾毀其貌。○惡去聲 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子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舌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舌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茷扶廢反 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愎皮逼反 乃睦於子矣、睦民、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敗衛師、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 幾音祈又

左傳 卷三十

音機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
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守手又反公不敢入
師還立悼公悼公崩曠庶弟公子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入公曰期則爲此期也司徒令
荀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妙也怨期而不得加戮故勅
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公攻而奪
之以城鉏與越入公曰期則爲此期也司徒令
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怒期而及期妙爲夫人者
遂復及之夫人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故文
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
公孫弥牟之言也

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
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
皇懷非我從昆弟
爲司城翟樂鉏樂輓之子○輓音晚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
寇朱鉏樂輓之子○輓音晚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
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
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
以爲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

閻若璩曰申固爲重之義然謂重門爲申未合而後開城門也
聞又謂開重門爲申或云開示也示開無不通又況城門兵備嚴設以恐衆
必自有重何須舉以疾也皆通衛世家謂輒爲出公孝
爲言傳謂申明號令示嚴整之意而後開父黜殺出公子而
城門復登陴以守則輒畏有伏兵自不敢
入耳此說可從
龍洲曰大尹不類姓名注云近官有寵者降心此所謂共和
其閻寺與
惠棟曰鄭元曰獲水東南逕桐澤此澤在虞城東南左傳公盈而罰之亦同
按降降心以相從也見隱十一年僖廿八年等傳三族
名注云近官有寵者降心此所謂共和也林注其欲其心之所欲也
按宣六年傳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或引鄭子云貫罪也與此相似以此注彼可也昭十一年
終言之謂十二年公孫弥牟之言也

遊于空澤即此然則空澤者空桐之澤也入宋

林注言下國將有師旅

惠棟曰汲冢古文瑣語曰初荊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後五年國人乃始知今之五月丁亥吳亡後五死八月辛巳君薨荊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荊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蠹矣息軒曰汲書未可盡信然傳云無疾而死姑可備一證矣馬宗璉曰鄂元曰宋南門曰盧門春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禮運云死者北首盧門宋城南門此注生者南鄉為一作盧門為宋東門非是今本杜注華氏盧門宋東城南門息軒曰下文云味加於南大尹將復盟之門是傳自明盧門之為南門也若是東門尸寢於東門之外味加於南門之上不可得而啄殊無趣味杜既注華氏為東城南門則此亦不容不同蓋東下脫城南二字耳又曰烏本或作烏非惠棟曰周禮詛祝作盟詛之載辭

卒于連中連如字又音輦○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晝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紿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外失國之也○首手又反己為烏而集於門門北門○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復扶又反又反烏乃口反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少寢之盟六卿大尹不與盟無但以君命召之祝襄以名將盟之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名皇非我載書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茂門尹得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皇氏即樂與

魏氏云此無別似謂各執一見難分別號當從耳亦通

龍洲曰問遺也

只徵衛事故甚易見也　釈文孫本又作遜

左傳

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別彼列反又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公啓之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孫音遜十八年○冤於阮反濮音卜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林父入衛今又孫宋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之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又音臺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去聲庸盟康子病之玩從去聲讀言及子贛恩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越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

履軒曰出公居城鉏襄舊作襄今从定

城鉏是衛地故杜前利本等

解云近宋邑也此注乃云今又孫宋似以城鉏爲宋地謬

龍洲曰毛傳無競競

也競強也言國無強

乎惟在得人　錢大

昕曰唐石經訓作順主之也何有不難

皆氏本亦是順字正之辭

按大雅抑詩周頌烈文詩並有此二義云四方諸侯皆順從之是正文作順無可疑者今注疏本作訓蓋後人依詩文輒改之耳古書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釋文皆從如字或記宋世家皆作順才用反非也

元粹案四方奉以爲主也注失語實主非也　顧炎武曰解恥從唐夷盟慈溪黃氏

林注蓋子貢十二年辭吳盟故思之

曰非也蓋康子恐其他日當不念君之君借勢於越以去已與越將妻公康子納不及事也釋文賂太宰嚭而止同意多妄作多忘云亡豈以盟蜜表爲恥哉亮反本又作妄下馮李驊曰與下思文放此

子貢不合杜說爲長馮氏云傳已終矣息軒曰十二年寨此篇乃書陳恒假皐之會吳子使太宰仁義爲田齊張本嚭請尋盟子贛辭而與結尾特叙三晉却之言及子贛蓋反同一微旨此事也諸侯之盟未有三子皆從者今三韓子顏涿聚諫成子皆從屈辱甚矣及子以死淮南子梁父之盜而爲齊忠此謂及此屈辱耳

陸粲曰降禮猶云降臣於喪食言公過自貶林注服此命車而朝於君

屈也息軒曰二十五年傳公與大夫始有惡此傳降礼正與彼文應杜云禮不備是也此時公方與三家相惡至八月遂孫於邾安有過自貶屈下謂近偪也與襄之理哉」惠棟曰留廿六年楚師猶在舒鄭康成引作抑舒敬邑之城下同豳孔氏曰留抑不同蓋風在宇亦謂近也所據書異棟案襄松林注大國指晉與之三國志注云古劉鄭近故求救也附留卹柳同用卯字以注音云敬邑在大陳之自舊本作在非耳昭十三年衛在也今改正　又案時君之宇下其例也晉師次于桐丘敖曰皆非矣　察陳之在宇下大國指晉接善以討鄭罪一說本說是也　又案製使見陳之應不祀是裁造之意元無定與否也音意謂成訓孔疏及中井積島子其恤陳國而與解製爲害皆非詳見我討鄭乎定九年　龍洲曰衰

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季孫不能用子亦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臨難而思之　釋文弔焉降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　晉荀瑤帥師伐鄭加之五邑召顏涿聚諫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音燭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歜子齊師將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禮之音燭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諫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歜子齊師將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馬隱二年○涿中角反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留舒齊地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齊平入齊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違去也陰平至高唐入齊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曾參成子衣製杖戈製於既反製音制　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阪音反一扶版反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留舒齊地　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齊平入齊子思曾參　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違去也　杖戈製於既反製音制　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阪音反一扶版反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衰焉衰善也　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　成子怒曰

中也杜訓善非也察陳中情以討鄭焉 履軒曰衷中心也陳衷猶言陳之事情也存參

息軒曰及猶追也謂有敵不必追易其寡而追之也 心粹案若訓及為追則與下句不對大非按本引正義可從

惠士奇曰恨其語不審注自恨已無知非也

履軒曰注援三思而牽合焉非也且論語有譏三思未聞尚三思者 又曰不亦難乎悔字牽取禍也注言不可復未見何所嘗

言不在謂不得久在非其位也

無及寡言無陵侮寡小而横及之也

思始中終三者盡無猜嫌皆可舉而行之然後設言以入前人也按入謂進言也此道陳恒之知非道荀寅之悔孫氏云今譏言三不知或本此

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 文子荀寅此時奔齊○行戸郎反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 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輕遣政反厭於甲反又於輒反 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自恨已無知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 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去起呂反下而去同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間隙 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問己可得以壽死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有陘氏即有山氏 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因孫音遜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 行去也

増註

林注有山氏即公孫有陘氏施罪於有山氏以公自其家出故也

姜炳章曰鄭為春秋之樞紐附晉則晉強附楚則楚強故霸以爭鄭始而傳以圍鄭終

林注草服而為之下

校本

穆云余及死乎哀公此問其喪心乎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子悼公寧立傳無復歸事

馮氏云悼四年附叙于哀之末又因趙而併及韓魏蓋春秋一書其事則齊桓晉文今齊事于陳恒略見而晉事尚無歸結故特叙此以為三家分晉張本而通鑑接

則可以全其師。

龍洲曰、許之以執政之官。　林注、魁壘閉口不答而死。　龍洲曰、趙簡子亦稱趙孟、此趙孟簡子之子毋恤、襄子也。知伯使襄子先入鄭門。　息軒曰、趙孟知知伯欲假鄭人之手以殺己、謙言己進退從知伯、今知伯在此、不敢獨先入也。　龍洲曰、以能忍恥、中知伯之愎而好勝之病、而不悛改。　惠棟曰、小介疋甚息也。此傳甚當訓為息。　息軒曰、三族滅知伯、在魯悼十四年、而并録四年荀瑤伐鄭者、張其愎以取滅之本、乃左氏記事之常法。

哀廿七年

此叙去春秋之所以終、戰國之所以始、作者之旨深矣。鍾氏云、左氏傳春秋、末詳呉越及知伯事、是戰國策過文焉。又云、夫子叙書、以秦晉終、而代晉者秦也。左氏傳春秋、以三家終、而續春秋者三晉也。夫子前知不外乎礼、左氏前知卽寄於文矣。　趙世家、簡子召諸子、今子無相無為將軍者、毋恤曰、真將軍。簡子曰、其毋賤翟婢也、奚道貴哉。曰、天之所授也。後名諸子語、毋恤最賢、乃廢伯魯、而以為太子。　書知伯喪、終陳成子之言也。晉靜公二年、降為庶人、三晉興。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士。○桔、戶結反。柣、大結反。酅、戶圭反。賂之以知政。欲使為鄭卿。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惎、其冀反。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喪、息浪反。

郝敬曰、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謂春秋終獲麟、是矣。今傳終哀公二十七年、經終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言卒之日、始絶筆乎、則信終乎獲麟、不宜獲麟後復有經。說者謂為舊史、然何其簡約肖經之甚也。經文簡、恃舊史詳、經必不準舊史也。今謂獲麟後三年所書卽舊史、則獲麟前十二公之文、皆舊史矣、焉用仲尼筆削為也。正月書王、此新義也。獲麟後亦正月書王、其非舊史甚明。蓋傳以孔子本獲麟作經、欲引經終孔子、故續經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而傳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將自成一家之書、原非專為輔經而作。若使丘明輔經作傳、經終則傳止、何為汎濫于獲麟之後乎。左丘明姓名見論語、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殆夫子先輩而嚴事之、故自名以附之、猶言竊比我老彭云爾。假使年相若、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七十有三、春秋絶筆于先二年、傳絶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又十二年、則是八十有五歲矣。八十五尚作傳、當以何年卒。是必年少于孔子、與游夏儕乃可、既与游夏齒、當在弟子列、而七十子中無左丘明、則是孔子先輩、不為孔子作傳又甚明也。司馬遷謬信之、杜預因之、後世遂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其言必可信、至于牽強附合、以求通其說、而其誣春秋、誤後學多矣、不得不辨。　元搿案、左氏記韓魏喪知氏之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使夫子在、則百十二矣、奚有夫子先輩、或其年相若之人、而及其時猶能記其事之理哉。不論他事、惟此一事、既可證左氏為戰國人矣。世有拘儒迂生、信傳如蓍龜、主張杜說、迷惑後生、甚為則至罵詈、而賢自以為有得、可笑之甚、又可憎之極、故詳辨之。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三十　終

哀經十四年西狩手又反獲麟呂辛反又力珍反瑞獸也解見詩音嘉瑞

常恚反無應應對之應中興丁仲反繹音亦寘于之豉反魋徒回反星孛步丹反傳鉏商仕居反千乘繩證反年內僤之大旦反驟顧仕救反數顧所角反之潘芳袁反注皆同沐音木米汁之十反數人所主反虞丘力甚反于芒盈音亡○今本芒子盈反幄於角反之處昌慮反御之魚呂反本亦作禦○今本亦禦檀臺大丹反大史音泰將爲于僞反下文逆爲余請下注爲公同需音須攻閽音韋狹路音洽撟命本又作矯居表反○今本亦矯數請所角反以鞏音安少長詩照反迹人子亦反有介音界麋本又作麇悲駟而勅領反祇取音支夏后戶雅反之璜音黃阮氏苦庚反丘輿音餘三日齊側皆反本又作齋子洩息列反將圍魚呂反從者不

增註

阮元曰、北宋本狹作狹、案、本或撟作橋、非也、

○傳十四年要我、要於妙反又一遙反、陸粲曰、一遙反是、○注、難以難乃旦反下文及注同、陸粲曰、難與下文難子之難義異、此宜讀如字、

陸粲曰敢辭絶句上介屬下杜注云蓋陳大夫貞子上介其意自明

○褚師中呂反盧文弨曰此與成三年音同注疏本作申呂反譌阮元曰文弨是也

○傳十六年夫有夫方于反或音扶陸粲曰音扶義勝

增註

得入才用反恨恚一瑞反祖但免音問于衛其俱反經十五年高無平普悲反大雩音于傳桐汭如銳反既斂力驗反下同造于隕大夫于敏反下同以重直用反下注同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水潦音老虜然力甚反荐伐在徧反具殞必刃反積聚才喻反又如字草莽亡黨反陳于付反於虔反同好呼報反自濟子禮反于嬴音盈孔圉魚呂反夕閧布五反璀古禾反既斲陟角反故爲于僞反有背音佩將焉扶又反有使所吏反焉用於虔反若燔音煩孟厲音于經十六年子還成音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二則與史記孔子世家異此本非也傳肘也許乙反逋布吳反竄七亂反宣諸之敗反其夷音忠單平公音善余嘉乃成世絶句之休許虯反注及下同美也公誅說文云誅譴也旻天亡巾反俾屏必爾反反在疢久又反尼父音甫言喪息浪反則愆起虔反飲孔悝於鴆反令人力呈反西圃布五反石邰音咸許公爲如字返祏音反本亦作反○今本亦人爭爭鬬之爭三發如字一音廢之殪於計反又如字車從才用反又如字同於檮音託城父音甫告女音汝如卯來管反而長丁丈反楚國第大細反乃不復扶又反不悛七全反有熊音雄宜僚本或作熊相宜僚相音息亮反其喉音侯不爲利于僞反下同諂勑檢反威惕他歷反

阮元曰、葉抄本、似作以、非也、

○傳、十七年、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求令名者絶句、陸粲曰、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爲句、又曰、依說文、甸當音徒練反、

不泄息列反、又以制反、○今本洩、杖直亮反、而劫居業反、以袂彌世反、無聚才住反、下同、後庇必利反、又音祕、園公陽魚呂反、五蓋反、注同、不冑直又反、國人如字、汝反、○今本一本作與、羊益一賜反、奮心方問反、將旌音精、徇似俊反、箴之林反、使與拘音俱、而長丁丈反、注同、將烹普庚反、顙黃舊求悲反、於葉始涉反、居洽反、卒子忽反、注同、及下注同、鼓譟素報反、其處昌慮反、陳瓘工喚反、齊柄彼命反、其聚才住反、注及下注邑聚同、問帥所類反、皆相息亮反、注及下而相中、丁仲反、兩牡茂后反、但御之魚呂反、下同、○今本禦、笠澤音立、夾水幄於角反、成絶句、求令名者、絶句、乘衰甸說文云、衰中也、春秋傳、乘

陸粲曰、實與爰通、音袁、案、說見上本傳、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敖作敬、案作敬、是也、又曰、北宋本葉抄本、地作也、案、當作也、

增註

國并注同、今復扶又反、俘芳夫反、有憾本又作感、戶暗反、君盍戶臘反、公孫朝如字、鶉火音純、杖仗直亮反、濮陽音卜、被髮皮義反、之瓜古華反、分數所主反、下及、裔焉以制反、闔門戶臘反、塞竇音豆、叔向許丈反、怙亂音戶、而隊直類反、股音古、髡之苦存反、其焉於虔反、諸潞音路、平公敖一音五刀反、武伯相息亮反、郎地音云○今本地作也、曼姑音萬、虒也直例反、皇瑗于眷反、愠而怒也、不與音預、杞妘音似、適子丁歷反、召令力呈反、傳十八年、從子才用反、圉鄧音憂、將帥所類反、燬冢音遂、皆爲于僞反、遺固于季反、於柝星歷反、能蔽志必世反、注同、昆命于龜本或依尚書作昆命于元龜、○今本亦同、蔽斷丁亂反、下同、傳十九年至冥亡丁反、于敖五刀反、三種章勇反、敬王崩故也

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三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則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傳二十年 廩丘力甚反 于艾五蓋反 親暱女乙反。今本暱 先造七報反 諸夏戸雅反 簞音丹 笥絲嗣反 溺人乃歷反 史黶於減反 謗言博浪反 傳二十一年 遣使所吏反 爲公于僞反、年末及注同 之皐古刀反 高蹈徒報反 令齊力呈反 遽其據反 傳二十二年 會稽古外反、下古兮反 洲也音州、水中可居曰洲 焉能於虔反 乃縊一賜反 傳二十三年 執紼音弗 輿人音餘 不腆他典反 及

○傳二十一年不覺、覺音角、又古孝反、 陸粲曰、古孝反、與下蹈韻協、是也、

○傳二十三年注、豕㹊、豕丁角反、 陸粲曰、二十七年豕聚音中角反是也、

壟力軌反 宗祧他彫反 犂丘力兮反 濕也本隰○今 傳二十四年 汶陽音問 欲徼古堯反 令繕市戰反 萊章音來 天奉扶用反 又焉於虔反 饋臧許器反 大史音泰、注同 母嬖必計反 釁夏許靳反、下戸雅反 女爲音汝 娶於七住反、下同 適郢以井反 親說音悅 納賂音路 傳二十五年 藉圃布五反 褚師張呂反 見君賢遍反 有創初羊反 㱿之一音許各反。今本殼 嘔吐於口反、下他故反 抵徒○今本徒 公文要一遙反 夏丁戸雅反 大叔音泰 從孫甥如字、又才用反、注同 少畜詩照反 優狡音憂、下古卯反 拳彌音權 徘優皮皆反 喪邑息浪反 譟以素報反 禦之魚呂反、後放此 欲令力呈反 而易以豉反 適泠力丁反 城鉏仕居反 以鉤古侯反 之卒子忽反 陳名直覲反 揮音暉 彼好呼報反 先道

○傳二十五年注、屝肘 肘女九反、
陸粲曰、肘陟柳反、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扺作抵、是、徒作徒、非也、段玉裁云、扺音紙、抵不音紙也、扺側擊也、凡言扺者、皆手中有物、如扺掌而談、是以右手側擊左手之掌、扺几、是以手側擊几、扺璧於谷、是以璧側擊谷也、擊而手中無物、故曰扺徒手、
陸粲曰、從才用反、是也、

案俱一作居、非也、

〇傳二十六年注字黓、黓起鷹反、陸粲曰、黓其淹反、史記作黔、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惑作或、案感正字、或假借字、

〇傳二十七年涿瀧、中角反、阮元曰、葉抄本作中用中角反、上二字衍文也、

阮元曰、葉抄本徑作徑、

音導注同 共評音平又音病 五梧音吾 爲祝之六反又之上壽時掌反又音授 以激古歷反 譆毀音紫 請飲於鴆反又如字 勑勞其俱反下音授 之數所角反 不樂音洛 公孫音遜本又作遜 集二十六年很也胡懇反 掘褚其勿反又其月反本或作撅胡忽反 守陴毗支反 申重直龍反下同 恐公丘勇反 相之息亮反 令荀力呈反注同 爲悼公于僞反 遂復扶又反 從昆才用反 朱鉏仕居反 惡之烏路反下注惡其同 欲去起呂反 興空澤如字興發也或作輿非 沃官烏毒反 六子畫音獲 劫之居業反 少寢詩照反注下同 大宮音泰 惑蠱音古 又匿女力反 所弒申志反 唐孟音于 子潞音路 使徇似俊反 於使所吏反 甯武乃定反 傳二十七年封竟音境 此夫音扶 臨難乃旦反 駟歂市專反 乘車繩證反注及下皆同 隰之役音習 多難乃旦反 未女音汝下同 毋廢音無 傍河蒲浪反 徑音經 濟陰子禮反下同 國參七南反 杖戈直亮反又音丈 喪焉息浪反 有爲于僞反下爲鄭同 三思息暫反又如字 之侈昌氏反又尺氏反 之衢其俱反 有陘音刑 而好呼報反 里下之戶嫁反一本里作旱、○今本旱亦作悍 芳夫反 魁苦回反 壘力軌反 適子丁歷反○今本嫡 不悛七全反

版權免許

明治十一年九月廿八日免許

同　十五年二月　出版

愛知縣士族　定價金四圓五十錢

故人　愛知縣士族　秦鼎

相續人　尾張國横代官町二十一番屋敷住居　秦守世

增註人　愛媛縣士族　近藤元粹

伊豫國溫泉郡小唐人町三十四番地住居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松村九兵衛
南區心齋橋筋一丁目四十三番地住居

同 中川勘助
東區博勞町四丁目四十三番地住居

同 岡田茂兵衛
東區博勞町四丁目十七番地住居

同 前川善兵衛
同南久寶寺町四丁目八番地住居

同 前川源七
同北久寶寺町四丁目三十九番地住居

同 柳原喜兵衛
同北久太郎町四丁目十五番地住居

大阪府平民 森本太助
東區唐物町四丁目三十八番地住居

同 淺井吉兵衛
同 唐物町四丁目十番地住居

同 岡嶋眞七
同 本町四丁目五十九番地住居

同 和田庄藏
南區心齋橋筋一丁目二番地住居

同 塩冶芳兵衛
東區 唐物町四丁目三番地住居

同 豊田宇左衛門
南區長堀橋筋一丁目六番地住居

157
17
21

同

發賣人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大阪府平民
山内五郎助
東區糸屋町一丁目十四番地住居

同
梅原龜七
同備後町四丁目住居

同
森本專助
南區心齋橋筋一丁目一番地住居

同
金尾爲七
東區南本町四丁目十番地住居

同
吉岡平助
同備後町四丁目三十七番地住居

同
中尾新助
同北久宝寺町四丁目卅八番地住居